重峯年後討夏

雜老

重峯先生集卷之二

雜著

祭土亭先生文

維萬曆八年歲次庚辰閏四月己亥朔十三日辛亥後學銀川趙憲敢昭告于 土亭李先生之靈嗚呼先生之存也國有所倚民有所依道有所托士有所歸今先生之死也國無三綱之棟民失四乳之望斯道為之寂寥後學無所鄉往若某之愚則有疑吝兮於何仰質而有罪過兮孰為俯誠然則先生之逝曷為而不使某失聲而痛哭號天而殞涕也哉嗚呼先

生之生信乎命世資禀既異完養以預研窮經學不
達不措聰明絶人切猶倍傚造詣既深道由我躬聖
賢格言皆在胸中曾遊京洛偕伯翺翔遭時孔艱我
友云亡見幾斯作高遯江海伊耕傅築屢空不悔惟
孝與友盡其誠赤為親營壙躬負土石千秋萬歲惟
恐潮破築堤之謀匪為殖貨人雖有言仁者之過聞
伯有病千里不遠要以便省屢遷屢困蘇殘抱川匪
為榮願服喪如師三年糲飯仲氏早逝抱屍慟哭撫
孤慇斯敎養式穀哀切嫂喪猶子疾篤冒病勤恤垂
死乃復聞人有善奔見如渴遇人之乏分賑乃豁克

已好義在邦必達屢辭徵召匪爲高激朝政或爽憂
形于色　王有德言喜動于顔晩赴牙山要濟民艱
單車屛從無遠不到講究弊瘼政先無告江魚永活
矧爾赤子猾吏斂手永絶姦宄曾未數月遠邇心服
如獲展蘊民並受福如何一疾齎志而歿巷哭相聞
人怨亟奪丐婦思奠鼛夫遠引天長地久遺愛難泯
嗚呼先生其止於此乎某以愚蒙晩拜巢湖奬勵勤
止不憚屢枉安眠尋勝頭流遠訪奉携偕行即事明
理動靜云爲莫非教示慨我頑鈍十年猶初分牧通
津慮短才踈扁舟來泊提誨千般往拜江臺嘆民之

頑如不拔簪巨禍必臻未幾果然先見如神在謫遺
喪悲悼空山匹馬遠顧涕泣潸潸保身之方終孝之
理據禮勤曉俾終不毁寧知是日終天永訣緬懷德
容南望慟絶經世之志嗚呼已矣育英之計永不可
冀仁者必壽胡爲止此位不滿德天不可恃仁者有
後賢子曷喪養虎傷孝天不可諒嗚呼哀哉時歟命
歟顧瞻四方誰復愛余跋涉雖勤難聞至言徘徊墓
下宿草纏根儀形永隔慟慕難支慟慕兮無如之何
掇荒詞而永辭聊奠鷄酒薦我微誠嗚呼先生鑑我
衷情

祭考妣文

維萬曆十七年歲次己丑四月丁丑朔初八日甲申孝子憲敢昭告于顯考某官府君顯妣某封某氏伏以飄寄他鄉將母事艱力耕播種靡有少暇雨露旣濡又闕瞻掃爲子無狀望雲長慟竊念師道否塞國運衰替恭惟君父師一也之訓又進萬言危疏越分觸諱恐獲大罪以墜先訓茲因待 命之朝謹以時魚泂酌恭伸展敬 尚饗

告辭 聖廟文

出位謀政昭垂訓戒危行言遜又有至誠而利口覆

邦家子之所惡謂吾君不能孟氏謂賊讒於前秋痛
師友被誣陳疏闕下再竭愚忱吾 王睿聖庶幾改
之而陰沴之氣務欲掩蔽灾害並至饑饉荐臻民散
於內師潰於外將來隱憂不啻洪水猛獸之患朝論
不靖反咎由憲騷擾公輔承弼曠職者越月士信異
言咸懼學憲而狂蹤後傑髦覘成就者無期茲無顏
面可居臯比畢輸心腸三黜閒闔而身歸荒谷擬俟
誅命之辰嗚呼用舍行藏非小子之可望果於忘世
實先聖之所嘆拜辭明庭不勝永慕謹告

嶺東謫所祭 考妣文

伏以不孝無狀荒墜先訓妄言時事謫配嶺東玆値生我劬勞之日逈處隔絶丘壠之地永念儀容之隔益久且遠痛切于心如不欲生恭惟魂氣之遊無往不通思之所存致戀則著謹以酒果魚蔬南向慟哭率子弟遙奠尙饗

祭圃隱先生文

嗚呼先生身任綱常斯民實賴吾道之光公存國存公亡國亡嗚呼先生與國俱藏學闡伊閩斯道東方用具經綸華夷一堂移孝爲忠豐碑二鄕嗚呼先生萬古名彰生來一拜舊都後狂松都有忠臣碑永川有孝子碑故云云

祭平陽朴先生文

維 萬曆十九年歲次辛卯正月戊戌朔三日庚子後生銀川趙憲敢昭告于 平陽朴先生之神嗚呼士生於世致身事主者不可以億數計也而求其盡心所事之死不渝者於商只得伯夷叔齊於晉只得欒共子於前朝只得洪忠平鄭文忠表表數人而已其外則蔑有聞焉斯乃見利忘義而六尺之孤終無所托矣豈非為 君父之不幸哉先生與成謹甫諸人同受集賢之 命雖其人心所歸天命亦改而先生戀 主之心萬死不變使吾東士人知有君

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壤之間聞風興起世不乏人先
生之節可與日月爭光先生之名直垂天地而無窮
嗚呼先生眞可謂百世之師也此憲之所以路遇賢
孫俯仰遺祠而不勝景仰者也玆以友人之酒酌一
大危敬奠于祠外嗚呼尚饗

祭朴廷弼文 永同人有學行而早死

維萬曆十九年歲次辛卯七月朔日甲子銀川趙憲
謹以時果薄醪敬奠于密城朴汝翼之靈生素居窮
谷晩聞訃音失聲長號淚落霑襟嗚呼汝翼之生孰
謂止於斯耶夙有門闌之訓以振温醇之資其所愛

敬自親戚以及鄉鄰之長其所好惡順天賦不順時
執以俯仰是乃流俗之所罕知而古之所謂善人也
天與良貴則漫抱羅隱之才富不可求則自甘原氏
之貧宜於寂寞之濱終保耆艾之年而未醫張君之
病空悲巨卿之魂命之不融誰實尸之天道悠悠杳
不可知其之飄零黃鳥為鄰出門茫茫四顧無親獨
與兄家昆季為晩得之友雖耕養多艱未由親就而
旅鴈失侶兄實憐之疾病憂患戀思先之磨津水漲
驚君馬殞嶺海邅遷感君手問半歲歸來 聖恩如
天兄又服闋幸我兩全擲於太平之秋握手同遊濯

纓東臺之水徘徊羽化之樓而兄病不起我將安適故里荒涼故顔永閟寧知今夏喪我良朋嗚呼國步多艱海賊憑陵天懠民愁血肉是憂全歸入土者孰有如兄之得依松楸嗚呼曹風咏無知於萇楚唐詩嘆深閑於綠蘿豈謂我来之歌為汝翼先發耶死生之理若晝夜終始惟其生曉孝悌之義者死免愚鬼之耻矣汝翼之魂其亦自慰矣謹以荒詞哭奠素几

三山書院祭成大谷文 後因用於春秋祀享

波乾龍爛鳳翔千仞造詣精深遯世無悶山風溪月至樂無根一語一默典刑斯存

祭趙生員文 名師顏

嗚呼五世而緦服之窮也六世袒免殺同姓也惟兄與我夙聞斯禮至承兄訃所以號慟再三者惟我贇成公七代之孫在世無幾而知詩與禮者惟兄為先覺而今忽淪喪耳蓋我贇成之孫軍器副正則為兄之五代祖而自銀川移居于報恩鍾谷與其子韓山訓導列葬于離山西麓而訓導之子以兄之曾祖越居于咸昌羅州牧使則以某之五代祖而自銀川移居于通津陽陵與其子奉禮及其五孫列葬于象山北阿其第五孫之中子以某之祖越居金浦訓導

與奉禮為從兄弟而俱仕于中外則宜相往來而分
為再從小功服以及乎袒免之窮邈不相聞者幾適
百年徒傳嶺外有族而無路相見實我 祖先之攸
嘆也歲在壬午之秋某以無状出宰三山歷閱縣人
舊版籍適見貿成知肅州之諱同我 祖籍詢于士
民乃知吾兄之族二世居此而遂壚越居咸昌兆域
俱在鍾谷故折簡往來並示家譜面之未覿淚已先
零癸未之春兄與胤子嚴辦祭需訪某于三山縣舍
而齋宿一日翌與偕奠于副正訓導之墓副正羅牧
兄弟之墓雖隔四百餘里而馬鬣之封則同有淳古

之意因想賁成肅州之墓在銀川者亦然故子孫松
襲不忘厚葬爲某孤露之早不及以所見同封之狀
歸告先人則感淚雙垂而兄亦潸然出涕也墓在銀
川者自賁成以上至于兵曹判書亦不下六代而飄
泊天南無由共適祖鄉博訪其丘壟宗人同拜以興
新安之感則噫噓嘆息而兄亦喟然長吁也賁成六
代孫只有弟之二叔而兄之先考弟之先人亦皆未
老先逝不能如祖先之壽考則終身憂戚之意兄與
我同也兄止有從弟數人而多無後先死弟止有含
弟三人從弟二人而或夭或竆不能相求於原隰之

衰再從三從無可指者則扶杖感傷之懷兄與我同
也惟是弟之伯祖享年九十瞻兄面貌適與之同其
無血胤亦與相符弟嘗稱兄當有伯祖之壽而今逾
耳順遽先朝露則銀川南渡之派恐盡於斯學道求
仁者亦難必其有年有後則將誰與勸善乎某所以
一噎廢食也惟是我伯祖只事弓馬不念先祀之重
使我家舊傳些少享先之物悉為人有而兄能早承
先志追求同姓之子早養于家四時禮薦率奠無闕
撫育其孫克保世享則不惟吾家之所難及而海內
名儒亦罕如斯其知尊祖敬宗之本乎況我家貧無

計贍養官罷無歸飄寄姻鄉有母而甘旨不充有族
而呼寒啼飢名爲文士實喪箕裘之業而兄能受祿
于天宜稼于田孝養繼母而期致悅豫敬事鄉長而
常欲醉飽至如親戚之有婚有喪亦皆匍匐賻濟以
致生者得所而死者以藏則其知保族宜家之道乎
况我學淺踈狂成疾不揆愚賤之分謾憂當世之事
見惡於湖賊之盛而一爲道州之行深疾於島寇之
肆而獨奏齊門之瑟無幾乎無知妄作信所謂馮河
無悔而兄能早占醉鄉見幾括囊懲先祖極邊之行
免吾家多口之患則其知括囊保身之術乎惟其零

昔之久而終鮮兄弟故視我踈屬無異共親戚幸我飄泊之地只隔數程嘆息先世之阻濶而約我源源相見把酒春風共咏花樹之吟罩魚秋澗因感霰雪之詩歲遺穀粟助我甘旨之鈌解衣傾儲又庇金陵諸親是乃今世之所希而古亦罕儔者也雖我狂妄自取援竄亂之禍而兄之憂恤之意不謂過積而難段貽書提命猶欲知避於曲木既失父師之教尤感兄長之訓欲以暇日遠趁溪堂講禮問稼將謀勿替先祀而兄忽不淑弟將何歸嗚呼兄能視我如弟而弟不能事之如兄至於疾革之初飯含之夕了不聞知問

弔後人深負矜恤之恩死有餘憾惟思負土助令胤以效副正公馬鬣之封而邊警忽急上下遑遑行齎居送將無一里之或安江次翁之憂實切于中掣電一過拜讀而伏哭兄靈亦孤必諒弟誠矣

後栗精舍上樑文

蓬山之北老嶽迤南一泉有源逝滔滔以放海四峯聯秀森鬱鬱以當天雖繚深而可居奈荒寂而無教地有靈而久閟人抱材兮幾枯鑿井耕田後君懇父縱鴻厖之足尚恐風化之胥淪梏子弟而蒙闇紆父兄之大戚顧惟賤迹茲焉寓居自視昏昏愧無術以

覺彼朋來衮衮曷叩端以竭誠伊三椽之架巖憪群
居之無地傍無寺院迴遠室家惟疆輔篤意於作成
徽閭塾於古制使後生矜奮於誘掖闢書齋於今規
爰即山阿載營茅棟庶經始之倐忽絶風雨之飄揺
旣畫諾於郡牙旋合力於儒戶而財屈難致道旁舍
兮交譏致工懈不虔澤門謳兮又作迨釋經而敦事
始掄材而僝功獻室有期開剙見効不惟講劘之得
所人以無憂且使觀感之攸依來者有繼聊馨鄙頌
助擧小梁想均冠童共此懽慶兒郎偉抛梁東旭日
晨升遍地紅少年力學宴如此要得工程貫始終兒

郎偉抛梁西洙洛波連武夷溪文源不間海內外立
志須思賢與齊兒郎偉抛梁南天下文明昌可參靜
庵忠孝退陶學一脉昭昭在石潭兒郎偉抛梁北
聖主明倫立人極致身終當煥皇猷在野須盡曾子
職兒郎偉抛梁上乾行日周地外廣君子法之要自
強乃爾頭圓體天象兒郎偉抛梁下磅礴川原彌大
野厚德載物斯法坤直方工夫宜勿捨伏願上樑之
後士篤遠業家騰誦聲貫經史察彛倫須識三才手
中屢達政治明道術願作一代之宏儒惟日行其所
知乃月就焉有望

壬辰五月初三日募兵檄　逸不錄

募兵檄

萬曆二十年六月十二日前提督官銀川趙憲敬告于八道文武同僚林壑諸同志僧民父老豪傑等天地之大德曰生恩萬物各得其所神人之共懷者賊矣同仇不返其鄉凡百瞻聆庶幾憤疾顧兹島夷之爲寇甚於苗民之蔑義弑君長如獵狐兔罪通于天殺人民若刈草芥怨盈一國泯椓劓之靡極知亂流之鮮終睽寒浞之自顛動逆亮之速伐甘言詐計初要啗利而罔人匿迹潛師終欲越海而有地昇平之

久雖曰折禦之無能蹂躪之深不圖猖獗之匪茹悲
鳥嶺之失守悶龍輿之遠遊痛耀兵於漢中悵望宸
於塞北豈料數十州縣終欠一箇男兒舞鋈劍而侵
陵歷淳吉而希罕孤人子寡人妻猶謂傷和而致異
屠民族焚民產寧不稔惡而速辜日積黎民之怨月
增義士之憤刳容臣妾之逋逭甚於禽獸之滛婪有
人形斯有人心不思惻隱與廉恥奉天命必行天討
寧畏隋突而強梁善戰者服上刑先白起兮賜死好
殺者犯大辟後黃巢兮敗殲故聞華夏蠻夷咸思此
賊之顯戮抑必山川鬼神已議醜類之陰誅顧念行

師之近覘類非大人之元吉孰黃金之横帶徒白麻之重宣迂田嶺湖不知君父之憂急逗遛畿甸坐致仇虜之壁堅擁三道不救先登因一敗永失後舉論厥養冦之巨罪豈合分閫之大權隔廟堂兮遥遥嘆軍聲之屢挫圜賊藪兮疊疊絶民生之再蘇若許翦滅不休必至麋爛乃已將使箕範之餘化永為鴂舌之一區天祐朝鮮尚全湖海一域民思周道豈無楚户三良頃見羽檄之過江果知片言之重趙高東萊審於料敵金水原長於行師郭將軍提兵嶺南有桓桓之壯氣金提督飛箋湖右飽烈烈之威光是皆幹

時之英材必有動人之妙術行見貔貅之盛集而致狗鼠之消亡況以湖西之士風爭懷敵愾之志如信鄧君之雅意豈無垂帛之勳請勿憚於一勞期有成於三捷宜同聲之相應知普天之遙孚用仁愿之奇謀定致孫寧之剿面思武穆之妙筭須見兀朮之剔鬚志不懈則神感人隨事欲成則天助地佑肯使無道之殘賊久容不蹟於明邦元冲甲一鼓鷹揚摧啗丹於雉岳金允候一箭豕殪退蒙兵於黃城寔爲儒而或僧崇尚武與著將由一念之享上留千古之令名睠茲土之山河實人材之府庫前朝之季屢有海

冦而憑先輩而却之乙卯之夏忽起邉塵而因後傑
以靜也今馬休養之百歲詎無胸藏手萬兵或外百
步而穿楊或遵大陵而掀虎視文武為異歧可嗟廟
謨之失宜念國家如一身難見臣職之盡道遇患而
寧忽毖後鑑古者固宜懲前苟有旋乾轉坤之儔寧
惜帶河礪山之誓合三道之力以解危急此維其時
罄一生之才弘濟艱難當及是日願我同志之士惜
此難得之幾周曉赳赳之武夫期績炎炎之大命張
我弓挾我矢先射技都之候稱爾戈比爾干繼斫拐
子之足則賊自驚散之不暇民應還集之有期芸田

者庶遂曉晨伐木者求集爕舍廓開湖嶺之一路永
通商旅於四方迎聖主於三巴當下哀痛之敎明舜
朝之四目繼進藥石之言昔日之弊瘼自除昭代之
恩澤可究是知致力於一戰乃為垂裕於後昆檄至
之辰當思十分商議為國討賊各用心力有識慮者
期悉謀猷有膽勇者期盡膂力有積財者期補軍餉
有幹奴者期補軍容即告有司成籍公文勿復猶豫
留意殘草擬待南軍之至大為夾擊之謀有不合力
攻倭如善山金海者指以助賊媢盜事定之日謂當
論其罪罰殊嚴井疆而里發遊民常遠斥堠賊行蹤

跡莫不豫知少則伏銳士密擒多則通數郡合撃勿貪小利而折我精卒勿惑浮論而沮我軍機誓滅弁裳於境中期扶　李氏之宗社幸甚幸甚若或留時待天聽賊出境則無乃慚肆焚掠一如西原諸豪傑之同被禍亂乎與其之血誠籲告與勿失幾會必討此賊者也言之支離僉須加憐謹告

七月初四日祭熊津龍堂文

云云蠢茲倭奴僻我大邦滔師越海突入三江重關失險控禦無人萬姓魚肉　七廟灰塵于戈三月龍興遠狩一國倫紀喪亂靡救噫我三韓禮義素明

箕範攸傳嶽瀆以寧今也賊恣意殺戮斯民何罪
逢此荼毒茲有義士同願討賊俾其爲將自知難敵
君父蒙塵臣子之憂生靈無類山河有羞糾集之初
敢矢同志謬居盟壇曰惟國耳惟江有神保佑我國
剿賊無道終致顯戮無使獸行汙我江湖無使兇鋒
亂殺無辜明告上帝馳電起雷爲民復讐片帆不回
則吾　王敬神必有終始神之聽之鑑臣殞滅謹以
剛鬣醴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尚饗

七月初五日犒軍誓辭

毋喧譁毋懈怠毋失伍毋離次勿侵人物毋畏敵兵

惟思將令惟念國難惟思進擊勿敢退步惟殺大賊
勿貪小利一乃心力終克有勳心力不一有罰有悔
惟一義字終始念之

八月初一日勤 王指路文 見抗義新編

八月初一日告諭本國人為倭所擄者文

爾以 祖宗赤子叛附倭奴殺戮人物或有甚於彼
賊者爾罪應死矣抑有所不得已者乎比聞 聖教
丁寧深有悔過之意憐爾無歸反依彼賊不思彼賊
之屠戮爾種實無異於赤子無知而陷於水火之中
此實有司奉職不謹不能撫養爾輩之罪爾有何辜

今茲殘賊所為尤有甚於禽獸者斬刈天民不分老幼男女暴殄天物悉焚家舍粮餼路遇一婦十夫爭淫是乃極天所覆百蠻之不為而禽獸無知尙或不為者也昇平日久雖無敢格而天地山川之神悉議陰誅華夏蠻貊之人皆思顯戮雖其假氣遊魂之際能殺吾民而天定人勝之日自伏其罪近覯向北之賊死於鐵嶺南下之寇殲於洛江凶醜之馘不可勝數則狡虜積惡之極必至於殄滅無遺類矣爾以吾民目覩此賊形狀極於殘虐而猶或相從者非是畏彼之強也實為彷徨無地之可歸也今因 上教與

爾約束斬馘一首者許復故業二首者如徐林之例三首者幷子孫許通斬將者錄勳而超陞是則以爾之殺賊益多而驗爾之嚮國誠深矣我是　王之舊臣何敢為爾食言其各信之勿疑

八月初一日告諭日本從行士卒等文

天生萬物莫不好生而爾國之賊偏嗜殺戮爾雖偏邦之產而尚有人形肖天俾地其可逆天地生物之心乎爾國上世則人不好殺故多有壽考康寧永享福祿自源平互攻以後人多好殺而招禍愈促戰爭相尋或無遺種一朝之忿雖至輕生爾父母抱養之

初豈欲爾不壽乎由其利欲之心害其良心故殺人無忌終致滅族頃於高麗之末爾國為賊者歲入三邊殺掠無窮而及其罪大惡極則鬼議陰誅天降大罰故什勝之餘一敗塗地海曲孤城莫不有爾邦白骨纍然積堆在古已然謂今可免乎爾於吾邦蹂躪極矣三江五關恣其陵駕七道三都欲畢窺覬爾之賊心必自謂雄快無比矣第於攻一城之際殺人幾何焚一邑之時蕩產幾何天生我民而爾盡殺之天養我民而爾悉焚之爾之所為實悖天心天之不佑爾可返國乎孟聖有言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

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爾於我國殺老幼無量而其父子兄弟切齒腐心咸欲為其親報仇還遂險塞鋒鋩森列洛東獻馘無慮數萬鐵嶺殘魂骨委林莽積惡之極其報不遠雖以蘇僧之姦義智之猾知不可自脫況爾貪婪殘毒甚於禽獸恢恢天網疎而不漏豈容爾輩之利涉江海乎適聞濟牧之報琉球有約乘虛擣爾期與兩南兵水使潛師滅爾爾之婦子望爾久矣爾欲不死惟有一事秀吉悖亂弑君虐下爾之從征者豈盡為平氏之族乎或有滅國戮親而強脅後屬耳實爾大讐而非固心服也盍於此日圖滅平

氏之族函首以來乎吾將告于吾 王奏于 天子
隨其功多少永為爾國君長掃除源平殺戮之習因
漸吾邦禮義之俗則父子與孫永享天年無滅族殄
種之患矣利害之極人所易曉爾須迴思

八月十日諭日本賊僧玄蘇文

蘇僧蘇僧爾何不道之甚蹂躪人國至於此極殺戮
人民至於此極耶我國李監司先生贈爾以詩曰水
鏡齋中照古今匡廬勤苦效成針爾乃下詠拜稽云
吾嘗信爾以為知古書識事理者也乃今觀之則爾
之所為乃有禽獸之所不為者尚何照古今之有哉

禽獸出入尚以其時而爾於人國恣行奪掠因廢彼此三農則禽獸之不若也禽獸孳育尚有其耦而爾取人女恣行姦殲至　十夫并亂則禽獸之不若也禽獸啄牧止充其腹而爾取人產恣行焚蕩至使縣殄天物則禽獸之不若也禽獸飛走尚知仰天俯地而爾於　上國欲肆覬覦至於彎弓射天則禽獸之不若也禽獸無知猶不踐昆虫爾於人物恣行屠戮至使無有噍類則禽獸之不若也禽獸無知猶知仰秣聽琴而爾取聖賢之書盡行毀棄甚於呂政焚坑則禽獸之不若也持此六不若之惡久居有道之邦

至使明王賢佐之神泣愬九天忠臣義士之徒怨於穹林必致父兄之為子弟報怨子弟之為父兄復讐至將淬礪鋒刃陰伺山野自我國至于日本幾四千餘里孤寡泣血者無不為爾之敵讐則爾果終保其生還乎自古以來曷嘗有深入人國而能保其好還者乎自古以來曷嘗有盡殺敵人而能保其善終者乎爾之君臣獲罪天地已無限量山川鬼神無不議爾陰誅不待我國人齊聲致討而爾魄已散爾其自省為惡之極速死無惜我之銛鋒不欲汚爾腥血況可仰勞乎 天兵也耶吾言不再爾其念之

通諭釋徒文

湖西義兵將爲通諭釋徒事倭奴肆毒蹂躪我國殺戮人民焚蕩家産七道三都皆被屠陷 宗廟社稷咸受汚穢至於巨刹名寺亦所焚燬豈徒忠義之士憤起思戰至於奴隷之賤痛心謀殺爾獨何心共戴一天況爾緇流遊手遊食依我士農偏受 國恩當此急難之秋正宜圖效萬一之功也近聞蘂歧之僧奮身斬賊已振將軍之號甲寺和尚出入虎窟又得義僧之名豈於他寺獨無聞風而感激者乎倘於諸刹之中有濟衆生之心者傳相告引千百爲群助義

鼓威殲滅兇醜則豈徒燕公之僧獨擅義聲雖古允
候之功恥居於右矣惟願爾輩各礪義氣通文所暨
響應雲集如何

亘峯先生集卷之二 終

重峯先生集卷之三

書

謝安沔川鵠書 忠州乃沔川之兄鴻也 己丑二月十七日

道峯之拜隔十九年忠州先生永失儀形懷仰雅儀積有年紀窮達路殊末由瞻奉第切忡悵手字勞問忽及於窮山之中因審春暄湖累撫字餘閑主張蘭選行由獘廬之外慰感之極恨不能出拜于道左其官罷無歸奉母姻鄉非不力耕而菽水屢絶為子無狀已深慨嘆又有失弟之嫂破產之妹各携其女并聚母側老幼之養尤覺窘絶曽未幾時將就溝壑海

內喚喝之命都是某家一撥矣拆號之日切欲出候于安邑而奴馬俱以刷還人輸運事立于官門恐未及趍侍也悵惘尤深

答南沃川城主書 名應瑞

某啓頃信閭巷誤傳安達願留之意伏承手復審無遠動之患爲窮民深喜即令久旱之餘小雨慰望三農交賀是乃憂民之誠有以動天也不勝遠賀然若已枯之豆不實之粟則更無可收之望此方農事殊不似戊子模樣流聞畿輔諸地枯損之言遠近同胞何以爲生必若海西民流散矣祛民瀕連民艱以臻

一境安集之祥惟閤下是望焉某奉毋粗遣極荷臨
庇此中書齋粗立木手斷功數三冠童頗不甚露極
感大惠但以狂疎之甚昏淺無知後生相從者有何
有益之事乎數字尋行之事則雖止以土宇相處亦
可矣而妄殫私財起竪間屋至於力屈恐有意外之
患將不得久於斯地論難也時竊自笑其愚而抑嘆
彼之愚有深於某也芸蕪多事末由面謝臨紙悵想
悳再拜

答朴汝翼書 名廷弼 己丑八月十八日在嶺東

某頓首再拜言離家八旬方得侍哀侍手問不惟得

審純孝所感氣力支勝而其家老幼粗安之奇憑以
略聞其爲悲感可勝言哉無狀罪戾之蹤宜自殞滅
而禍延少弟使其収拾兄骨之志横夭于癘疫擢痛
酸苦不可堪忍母氏遠送之初只望其教之一卷書
終補校籍而倚門苦待之時奄以訃聞恐至重傷益
重不孝之罪尤切慟悼所大悶者完基及此弟未病
先向咸興又以此疾二奴俱病一奴未起遲于定平
只載病僕以行云其能生還亦未可卜意必凋耗至
盡神之杌我可謂極矣而此弟無可付送旋葬之奴
日哭海瀕奈何奈何區區愚騃之計擬欲以海内萬

物各得其所而反使一家老幼先失其所二十年讀
書猶不達乎淺深揭厲之宜自蹈斯禍尚誰咎哉金
伯胤己卯黨籍今始抄録而還之其中事情物態昭
然歷卜僉哀侍曾見此籍恐未暇一一體驗也何忍
更發陳東之言耶宋玉只招三閭之魂而不敢明言
師志於楚廷其意有在而已卯門生乃欲以衆力斷
挻其能不及於大亂耶其流之禍至於乙巳己酉極
矣而猶未殄絶使我師友當之尚忍言哉尚忍言哉
所可恃者 天日尚明方布好生之德豈容吾家老
幼悉塡於溝壑乎此中飮啄猶仗友生以粗繼親傍

鼓水如或不絕吾還早晩不宜問天靜以待之願告
景驊諸人也第以旱荒又失今收則許多延活之計
何以為措徒增煎慮金生不弛向學之志可喜某亦
方抄先生聖學輯要甫畢二卷其經綸之志匡濟之
規欲使哀侍僉覽因以歸諸冊主礪山李伯仁或自
連山郭學長子秀所傳致則其勢易達而此人恐其
負重難寄也家問一紙願付金生即傳也朴君事三
亦欲從事于函丈終使成就如何如何

與金安東肅夫書名字闕　己丑十二月

某啓中年從事之初豈意時事之至於此極耶洪水

猛獸之患幾乎迫及於　君父而流聞風議之未大
以鄙言為非云不圖年兄之得此於梁楚之郊也湖
南之按雖一繳三山之論而來辭嚴厲非一筆可航
則後雖絕口而心常耿耿槐寺尹伯說問某往絕李
琪之由曰若與深交則何不再書昭辨期於必悟乎
固知昔日強項時百書難回矣反覆思之則伯說之
言最近於忠厚而山川悠遠憂寐不到奈如之何成
事遂事既往不咎訣母南極喪季北喪謫中艱苦之
味某所備經而兄之所往更鄰乎野人藍關雪擁之
句幾入思咏乎由非朝夕之友而禍纏於此揣分度

義思欲痛哭而靡從也謹呈三詩二扇一魚笑領如
何餘祝終琢于玉汝之地以慰遠人之望幸甚

與益城府院君洪監司書 庚寅十二月二十八日

某啓齊宮鵷列素仰令儀銀臺一拜未暇承敎慕用
之私恨未仰喻即今歲暮嶺表伏惟咨諏殫勞鈞候
神相萬福某愚昧無狀言不度時抱璞三刖之餘猶
得怪鬼之誚所宜杜門深谷甘自凍餒而母老弟亡
妹姪顚死不得已出覓擯奴以資薪水之後納羅纔
畢問塗商顏徘徊周道悼羅王之西朝俛仰金烏思
吉公之高義夙聞永川為名區故擧登雲月之堂往

拜圖隱遺像步學詩書於清道故躊躇清德之樓又
弔蘧瑗之祠於山得見公嶽於水又觀洛東聊副習
氏之懷少快子長心目生之此來所得多矣惟以東
不望日出南不陟頭流為二小恨而其中又有所大
恨焉漢儒願登龍門唐士願識荊州其故何歟蓋以
尚友乎千古不若磨礪乎當代之宗匠也閤下行著
家庭儀表搢紳心存愛物蘇澤疲癃盡其心以從王
事而得之與失不以介懷由其道以友善人而生之
與死不忘舊要發言則為朝陽之鳴鳳不言而使人
忘私此一國有識之士所以波奔影從願附下風而

某則有甚焉者良以少事科業心狃利名晩親有道又患離索鄙狹之質無以變化而忿慾之私日害良心其於事親接物居室延交之間過咎山積百不如人以此上誑故　聖君不信以此下交故蒙士不從內顧欿然一無讀書之力悠悠荏苒鬢髮蒼然撫歲興嘆若無回光之日所以思見當世之大人求以擊去昏蒙之桎梏則朝聞夕死心亦快樂而只爲官盛近諛地隔千里草萊之中恒懷耿耿若不接拜於按方之日則恐遂爲平生之大恨也故跋涉公山往受奇方伯之手柬進投閣人行望黃端明之納拜往之

此來非要太白之光價也伏惟閤下坐以受拜提耳戒命使此不美之質終得弦韋之助不勝幸甚所有吊古拙作當俟靜夜別紙錄呈冀蒙批抹也請拜之初輒有妄舉揣分循省不任戰汗之至

又 辛卯正月八日

琴鶴高棲猥荷盛餞諄諄三日莫非德言某之東行鄙吝自消歸來道塗向往不少忘即今人日下雪盈尺土犯東井之變政符晏倩之憂伏惟閤下視民如傷想欲扶濟於未病矣金陵老守急掃大池之雪盛置六大瓮擬以救急永慶之間若趂立春前未消命

若金陵之盛儲則活吾同胞無數庶寬 宵旰之憂
矣受恩無量輒發分外之言悚仄悚仄某行逢舊知
青眼相待京山橫奴中宵自現金陵族僕前期納貢
是莫非令恩感荷尤深況於文烈祠前想其世德尚
州宅畔欽仰直節望伽倻之面而思孤雲之逸迹歷
金烏之背而挹注書之高風金州因別抄崔簡信朱
悅之雄謀直指記請遊佔畢寓景濂之方塘詣道嶺表
之無人乎切冀文翁之振作也近有慕齋善於奬厲
而鉅儒奮興松江力於均役而宿弊豁祛伏惟閤下
兼斯二者終使學道愛人之君子蔚生於千里以繼

清朝之用則太平萬歲民賴無窮矣河潤九里之澤果不及於湖西乎匪風思切又發輕妄之言伏惟高明終賜財幸春氣猶寒切望加護鼎裀之衛以慰瞻仰

謝金孝先書 名承業 辛卯閏三月十九日

頃自西歸祗承惠問三復感歎今猶耿耿雨中有人謦咳寺門乃吾孝先專使也責出袖中之書因審惓惓辱召之意蹻凉之容感歎如何可言就悉即日起居萬安忻慰之極恨不於晌午傳喻乎貴隣人因得奉欸於泉聲山色之中則寤歎奈何奈何某奉老粗

保只以江湖漫憂之故又觸時世之諱未知餘患迫在何日也況以賤豚將有關西之行艱虞之際父子仳離其悶可言茲於蕭寺暫與故人相叙歸途因訪金都事暮返于郡下明明間倘或有暇則往問汝獻之疾而就叙于高昇爲料如不得然則別子之後當一就訪于仁峯矣仰瞻熒惑纔離尾箕之分方入南斗未知如此重譴之數而終保一歲無患乎百萬億蒼生將惧不免乎血肉也苦事苦事營室恐非急計也

吊梁石城書

名子澂二子千頃千會死於辛卯獄事

某啓无妄之禍忽及於蘭玉之列不圖明時之有是事也伏惟慈愛素隆痛悼何堪獨有人間父子情之句古有先獲者今嘆奈何况脩短有數更加寬抑以撫餘孫也某咄咄廣野徒自捹泣古人所謂伯仁由我而死實驗今日益無顔面於斯世思欲一趍哭慰而擠田風損毋養甚艱荆妻脹病又至七朔未由遠出只切暗傷曾以一詩遥痛於山南耿耿深思久而難忘今謹録上伏冀覧畢爇之勿令續有意外之撓幸甚生亦不以示人而裏足欲入雲中也

與延安府使申公恪書　見抗義新編

與金錦山餘慶書 辛卯九月八日

昨因友生之行略修問狀朴生之訪憑聞政成事暇玩心左史感古思今必有所感於虞虢齊楚之事矣引領南望遡慕彌深未知此時更有何人撥何氣力終以扶危定傾耶江湖漫憂雙淚洗瀾想惟左右忼慨尤深也冲庵訥齋之疏明扶既絶彛倫攸回張德遠李伯紀以繼宋氏之社稷實是今日之急務遣王子入朝以解元氏之征討亦為麗朝之勝筭朝中婞婀之輩決無發此之理尊兄盍於此時抗了一章于以旋乾轉坤耶與其躝死於蘇李之兵鋒無寧為成

忠階伯之鬼耶王溪使君頗識其風度有年今作何
狀耶未可一爲蕭寺之議以繼冲庵訥齋之風耶
明主已於今日燭了姦邪無用媢賢僨事之狀矣而
直無開發者耳願以千秋一言拔起士林於死域定
社稷抗揑之基豈非韋西川續唐之忠乎平生讀書
之力願於此日敷陳也餘懷萬縷難悉玉溪即姜琛山鳳壽也
是歲三月先生抗䟽請斬倭使　奏聞　天朝朝
廷不用先生退歸沃川村舍閏三月晦日先生與
親舊數人會話于郡西亭先生歎曰某請斬倭使
奏聞冀免後日之責而朝臣婾婀不用吾言以事

勢時日計之則夏末秋初必有琉球之告變我國之禍將不可測諸君盍於此時血誠封章開悟聖聽耶因流涕而散九月先生又為此書勸金公其後南邊將吏 奏我國與倭通而 天朝大臣有欲問罪我國者

與刑曹判書李公增書 見抗義新編

謝李秀才昆仲 十一月二十八日

項蒙携酒遠訪良感厚意只以家室有憂未克為痛切之話方深遙嘆玆承專使垂問因審此日侍候萬安兼受三種藥物之貺感喜交至浮瘖有加無減煎

慮之際來示諸方庶有迓續之謀此間厚義如何思報重為尊大人銘感餘祝對揚論書勸勵不息以慰遠望

謝李秀才宗彥昆仲　同月日

家故切迫忽忽東騖惟不能留俟永差長途寒日無一刻少忘歸来始聞兄弟俱安是乃椿堂鞠勞之效方切遙喜人來得書知已侍歡度歲而往調于山房病加少愈之訓無往而不可少忽體念處也尤想漸入于佳境以為新年進學之地深以為喜但鷄首麪米從何得之親養之迫姑此受之而調疾數月之餘

恐惱高堂深切未安生之嶺遊適值舊師作官于一
郡故友連布于他邑推奴収貢之餘又得景仰諸賢
遺跡此意何嘗面布其中有注書高義尤是後生之
尊敬者也切須 此下缺

又

謹承情問憑審此日冬陰侍履無恙慰喜兩至生內
有荆布危疾日積月深外有徐山長之喪又聞公牧
遺內憂其伯兄清道郡守俱我解蒙之師而將奔過
是路百種憂患疊臻於歲暮一哭于孔巖問疾于公
衙之後為救家人今始入來見浮癥不解恐不能救

活憂嘆良深近若少差則將一候清道先生於境上而恐其未及扶慰也官糴則過蒙友朋扶濟將免為宜犴之鬼幸則深矣其如愧負何五六日間又以覔藥事出去則其必一遇矣幸勿動也

與湖右沿海列邑書 壬辰六月二十七日在公州鄉社堂

此賊未滅兵興多事伏惟調發周防僉憂若何海山遼隔雖未面拜同患相憂此時轉劇其早懷請纓奚髮蒼然今募義旅可得數百觀其膂力可以殺賊而手無寸刃難可徒手搏乕壯士須飽乃有氣力而被兵各邑難得一升之粮却慎諸事不集未遂為國討

賊之願惟思海傍軍器兵粮多積於無用僉須加憐
各視其力所及俾以弓矢箋鉄糧料等物命輸于所
向之地積小成多士有所恃隨地效力可擊此賊則
是不過拔九牛一毛可敵王所愾湖南義兵之起實
賴州縣之力僉須加意扶濟期使此賊之漸滅如何
如何且於治境不無富户之思欲爲國納財以需軍
興如湖南義民者公私之計此時政急僉須普勸出
粟藉以送致則計 級必有國家優恩矣書生裝
此計似乎齟齬而深思 未平上下未有安寧之
日生靈將盡爲魚肉大惧禮義之邦忽爲蠻髦之域

思得義士之助以竭平生之力是乃僉侍之同所慨
然者也

與姜丹城書 名節 同月日

頃於便中一修鄙狀審已關聽否昨昨之行擬欲歷
拜而爲有陽山之警似聞避入深林末由奉晤可勝
悵慕即今錦溪之寇已窺琢界云焚掠之禍未有可
止之勢尊計以爲何以則可制此賊乎元戎所憂雖
若可恃非義旅協謀决難取勝而某無誠力可以動
人竊念先生博洽經史深蘊奇謀兼有賢季倜儻有
氣當此急難之秋豈宜恝視誠能一出審爲西歸之

謀先制南下之賊則道路易通師行無碍生靈奠枕萬一可望切仰亟駕以臨以慰多士之望且宋上舍昆季未暇別狀頃覲襟抱務欲殺賊並仰相携以來有力奮擊者亦須挈臨期與於殲賊至望至望

與水軍節度使書　見抗義新編

答高山縣監書　見抗義新編

與巡察使書　見抗義新編

與李正字愭書　壬辰六月二十八日

相別一歲兵塵大起未有奉晤之日窃深懸悵即今庚熱諄誨何如當此急難之秋與其湖上講學曷若

塞下從君乎湖南已有義士之行此地寂若無人使此禽獸之賊殺戮殆盡雅懷感慨惟我先獲此中亦有自募之人無慮數百嗹手奮挺庶殺一方之賊而妄擬鄙人與從生亦喪室于中春被倫于亂初負毋避難方患無地曷有奇謀可以制賊惟思遍得願忠之人如左右者庶集衆思則萬一敵愾尊須惠顧至仰至仰全秀才未暇別書亦須挈臨而其外又有深略異材期殺此賊者亦望領來也時事忙急草字不謹

上松江相公書萬曆二十年八月十日在温陽

其啓前秋之夕行到樹州竊嘆周公之狼跋今歲之
秋遥望北極空思鄧老之雲從孰致旡妄之憂徒傷
罔極之變伏惟相公閤下聲名汲賈節行謝陶未憂
先憂幾洒江湖之淚已樂後樂曷見庙堂之懽捍
王于艱遠紹晋侯之世業從公于狩常濕秀夫之朝
衣勠力神州益堅茂弘之志殷憂帝室坐白景仁之
鬚慟三良之早亡悵四歲之未覲其盤桓湖海吁呼
村閭左袒人多幸民心之思漢西歸者衆期魯頌之
膺夷先蹴上黨之城蕫掃三都之賊哀漏舩之民命
當與胡越一心振耀日之兵威期着文武協力顚遂

擎天捧日之志終樹旋乾轉坤之功則 宗社再安
臣民胥悅恢復舊物請覩漢官威儀凱歌新詩願續
周家風雅久隔台躔不勝感慕之至謹因西歸之人
恭修問狀 銀川趙某拜

與尹梧陰相公書 名斗壽 同月日

某啓前秋風雨盖嘗涕慟乎狼跋其胡此日干戈豈
意遠嘆乎從公于狩有邦同痛匹夫最悲伏惟相公
閤下學究天人名孚夷夏鴻飛遵渚自是公孫碩膚
賊來臨江益感王嘉晩節朝衣抆淚幾傷心乎秀夫
神州用兵矢致力於王導少康一旅蠶夏室之中興

南楚三豪迫秦師焉早滅當自卜于天意詎無驗於人心某半生迂愚終歲憂悶交馳羽檄歃血於文山晩執桀弧期破膽於卉服伊清賊之宵遁自義徒之雲興願敷奏于楓宸期合力于箕壤 天兵東指振熊羆於關河我師西趍連舳艫於瀚海制彼 死之鬼活我無辜之民則遠通同懽神人胥悅浮海而下奚止為金馬朝鮮杖策雲從願重恢宅雒漢室

與李鳴谷判相公書 同月日

某啓前歲湖西悵望聲光懷之不見徒白我首今年關海扈從鑾輿思之益遠幾費公憂幸因西歸之人

恭聞播越之初首被寵擢以長百揆伏想獨持風裁遍起棟樑之材以爲扶顛拄危之一助遜立天南爲之增氣某妻喪纔變南寇逾闕奉母無地竊愧江華晩集義旅猶被人所沮今始建旗幸遂西原之賊而根柢未絶充斥一國將何術驅遣以期廓清乎 天兵之至庶幾掃滅而指導乎寡謀供億多勞未知困弊之極何以支遣乎遥聞八道無不潰散孰有李郭辦出中興事業乎牛溪先生聞在伊川尚幸 東宮移寓是鄰則儀刑相感謂不止一暴而已又聞有賊來逼還向關西大老安保亦未可必不勝遠慮僅僅延

息者但有兩湖之民而貽陷沃川以楚文義云兵孤
力弱又患諸帥逗遛無意討賊求却勦敵必須斷棄
尤甚者然後頹綱可振而潰軍爲用矣於今意以爲
如何如是然後浮海南下或如箕邦末葉而猶望依
泊有地矣舍此不圖則稅駕無地切悶切悶陸路多
梗水又無船動　王一念如水歸東而獨立江干無
可奈何近日之政尤不厭衆望李世瀫三敗湖軍國
人死亡實由於是而得爲兵使人甚竊笑以爲朝廷
遠甚若無人焉切切知設如何

別紙

此外民艱有萬難言自有南變以來守令在官者十
無五六舉將官粟載于船隻或為航海之計或峙山
寺險峻處擬為獨保之術視鄰邑危迫而不相救急
有可相保隘塞之地留百人可守處亦不合力周防
以致賊虜闌入如履無人之地或有老翁病夫射殺
零倭而元戎裨牙則望賊股栗若不得智勇兼人者
俾為千萬夫之長則湖西駿失之禍亦將並湖南失
之矣後雖有孔明復作無計收拾矣此事甚緊言之
苦痛而疏中未暇及焉乞於前對之際特與敷奏早
賜別選周防不勝幸甚

與承宣諸公書　同月日

某啓國運不幸劇賊雲擾不圖鑾輿播越西極瞻望北辰日洒遠臣之淚伏惟鴨綠長途羈紲多勞不審僉令候　扈從如何　天兵東下虜亡有日憤鬱之極少慰孤懷而餘賊之橫方熾於畿湖此少餘民日日為魚肉許國初心雖欲自奮於晚節而新鳩烏合方惧難敵于強寇出師之初不得不陳言于　明主一尺之紙難悉萬里軍情封章之後又具一狀愚下之臣自知為僭越罔逃物議惟願曲加僉憐早備敷奏之未期使一國士民合力逐賊登時赴功者皆出

於邀勸一路則某不勝萬幸軍中多務不遑他及伏
惟僉鑑

重峯先生集卷三終

與承宣諸公書　同月日

惎啓國運不幸劇賊雲擾不圖鑾輿播越西極瞻望北辰日洒遠臣之淚伏惟鴨緑長途羈紲多勞不審僉令候　扈從如何　天兵東下屬亡有日憤欝之極少慰孤懷而餘賊之橫方熾於畿湖此少餘民日日為魚肉許國初心雖欲自奮於晩節而新鳩烏合方惧難敵于強寇出師之初不得不陳言于　明主一尺之紙難悉萬里軍情封章之後又具一狀愚下之臣自知為僭越罔逃物議惟願曲加僉憐早備數奏之末期使一國士民合力逐賊登時赴功者皆出

於激勸一路則某不勝萬幸軍中多務不遑他及伏
惟僉鑑

重峯先生集卷三終

重峯先生集卷之四

封事

癸酉疏 時年三十

臣伏以前年六月初十日以 内八朔香及慈壽宮星宿廳所供之香實是信奉異教之餘習而外校釋奠等祭則一無敬飭之地故敢陳謬見妄干 聖聽請以不當進之香移須于當降之所而廷臣多以臣言為是 殿下亦不顯以臣言為非被譴之後退伏田廬竊聞近歲之中一無降香之寺云臣私自喜幸以為外邑須香雖不得請僧堂巫舍所供之香則必

命勿封之已久而頃蒙　再造之恩又入香室則
九千供佛之香猶有月封之例臣不勝駭歎焉曾謂
殿下之學已造乎正大光明之域則凡茲異端妨
政害治之失靡不洞照而獨此不經之事尚　循匪
正之轍豈是　聖明之憚於改過乎是實臣輩之恇
㤼惶惑不能再請之罪也臣雖不佞有以知　聖明
之於此曾不吝改之　盛德也夫以水鐘寺社之田
久為僧徒之所食而　殿下一聞守陵軍之飢則立
命移給者誠以寺刹浮屠賊民之窟而山陵　先
王托體之所也逃賦役者授田之無益而護　陵寢

者制產之當急故也即此一事而 永慕之孝恤民之仁抑邪之道經國之猷靡不畢具苟能善推而充廣則惑世誣民淪綱敗俗之敎可以深原其弊而永絕根本焚佛像火佛書籍其器爲銃筒毁梵宇作廬舍髮髠頭補軍額凡可以除生民之患害保 祖宗之基業者無不致其周詳矣嗚呼 仁廟蚤有拔邪扶正之志而莅政未久 明廟晩有限年定後之敎而賓天又遽訏謨遠猷以遺我 殿下豈非今日之所可踵成者乎先聖先農司土無祀之神 先王之所嘗敬事而靡忽者 益致其誠而無間內外須餘

香翹衆心敬聖賢以振學教敬社稷以重民事敬厲
壇以銷寃氛凡可以絶慢神之痼習求國家之福禄
者宜無所不用其極至矣嗚呼 世宗所定五禮儀
之中外邑社厲之屬靡不詳盡其祭儀而慈壽諸刹
致香之事則別不載録 文宗屢敎州縣使之謹祀
而 親製祭文以吊黃崗之寃鬼 殿下繼爲百神
之主而可不推明乎臣愚伏願 殿下以臣之言下
議于諸臣如或以爲可采則 内入無名之香及慈
壽星宿之香永 命勿封而寧越所貢白檀 令以
紫檀改貢 陵殿所供亦 令詳定其實入之數以

其所餘 分降于八道監司使列邑守令各敬其祀則神人胥悅而自有無疆之福矣賤遠之臣非不知屢瀆 天聽之爲未安而口讀聖賢之書手封供佛之香臣之所不忍也 宗廟文廟慈壽星宿之并列于橫看而略無差等臣之所不忍也一請未遂遽謂吾 君之不能而納 殿下於有過之地臣之所不忍也茲於今日當封慈壽之香而下畏物議之騰上恐 聖治之累不敢封進以俟公論之定伏願 殿下少加垂察焉臣之瞽說既陳於前而臣所大憂者尤在於本根之地所謂本根之地者在乎 殿下之

一身太公所謂敬則萬世怠則滅廢之言殊可畏也
臣近以受押之事屢進乎慶會門午進祝貼而申時
方降是實臣等緩慢之罪而 殿下敬恭之心亦恐
有所怠忽也夫萬機之政可謂至繁而事有大小必
先其大則小者自舉矣劉子之言曰國之大事在祀
一日所奏御之事寧有大於祀事而忽之如此則他
事之怠忽從可知焉故百僚怠惰奸胥蝟起在內在外
無有克誠享神之人而黷慢之狀將有口不可道者
國家之勢日以渙散而 上下恬然此臣之所大懼
者也昔者 世宗大王雖在諒陰之中必以朝服先

傳 宗廟社稷之香次以白衣恒傳 獻陵之香成宗大王以祝文之中有 祖宗之諡攙入燕寢未安於心故每遇是日則必親臨香室而手押焉故始名此禮爲親押而 明廟則雖未能親臨每教於香室曰明日當有某祭文之押矣必以清晨早進祝貼嗚呼 先王之所以毖祀者如此臣伏願 殿下早寤晨興齋祓一心如遇四時大享及五禮所載親祝之祭則其於手押傳香獻酌之際一遵 世宗成宗之敬而其他 陵殿朔望之祀亦以 明廟爲法晨坐思政早進祝貼而押之小祀大祀一意誠敬而無

敢有秋毫之少忽焉一動一靜常若神明之臨乎左
右則臣民胥傚恪勤其事而 廟社之神庶其昭格
矣茍不勉此而徒以備物為盡心焉則雖牲牢鱣鮪
珍果嘉蔬窮水陸之異味而實同歸於不敬矣書曰
黷于祭祀時謂不欽又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時惟不
享惟 聖明之留意焉然而欲進緝熙之敬必加克
己之功而先慎夫飲食男女之際然後天理日明人
欲日消而動容周旋自中乎禮矣欲加克己之功必
受弼違之言而親近其端方正直之士然後讜論日
陳 聖德日新而事神治民無愧於 祖宗矣臣竊

想 殿下於此等工夫似不加勉將何以端源正表
而戒臣民之懈怠乎嗚呼 世宗大王樂與儒臣日
論道理雖當 天使之來而不廢經筵之講於列邑
守令之拜辭莫不 面命而致其憂民之意程子告
于神宗曰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
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矣惟
聖明之留念則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臣越職言事
罪不容誅而犬馬之誠奚欝於中不自勝其瞻仰懇
祝之至謹昧死以 聞

甲戌疏 即東還封事見抗義新編

壬午擬上疏 八月初除報恩縣監朝辭之日將以此進達於榻前而適不引接故不果上

臣以草野微蹤得於今日獲覲 天顏平生之幸至此極矣願以職事所管仰陳瞽見而恭俟 睿斷焉令之為守令者皆謂七事之可能而以臣思之七事之中無一可能也古者民無不受田之家而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所以人得盡力於農桑而衣食有源今者貧民多無立錐之地而通計一年應役之日幾過一月些少出糶之穀盡歸濫費而不克為農糧所以農桑不盛而人多凍餒古之善為宰者損其戶數

省其徭役時以民安物阜大家巨族各愛根本而緩急得力今者貧民男子纔免襁褓即補軍丁一家之中應役者多已不可支而一族疊徵之患罄賣田宅猶不能支所以流亡日繁而閭井蕭然古之教者自童蒙而教以遜弟之方至成立而教以明新之學所以賢才衆多而國無乏人之嘆今之師儒多不擇人主哺啜者十居其九稍欲訓誨者惟以對句論史為先不知窮理修身之為何務所以人心貿貿浮誕成習才無足觀而士習日卑民風因以薄惡古之犒軍多以稅入 皇朝戍邊將卒亦有錢糧騎射之外别

無侵擾之苦所以封疆者衆而干城有用今之將士率多放軍而收料入番者惟貧末之憂而不知控弦之為何事下番者又立流亡一族之後守令無隙訓鍊親上死長之義一無人說及而武略不競 國勢日以削弱古之帝王崇儉節用以萬民惟正之供田賦身徭之外一無枉費所以賦役可均而良吏易於宣上之化今之經費視 祖宗朝日繁賦稅元入雖不加減而糠米二石必用三十匹人情然後乃克上納黃豆一石至收十五石之米廣興正布之類至或三倍徵之其他貢物 進上之外人情之費中間消

役者十倍元數小縣所辦不減於大邑人不堪其苦有力者規厲于歇後無力者獨辦苦務輪迴頻數惣極于天少有仁心者稍加均節則有力者輒以飛語訴于朝紳不謂騷擾則指為變亂防納者騁其詐術刁蹬貢使沮抑土産而必致生事中間謀利之甚者仇視均役之官百般構陷而不可得則至於燒其屋掇其塚所以恤民之吏雖鳲鳩心一而賦役之難均也國之有法所以勸善懲惡扶倫輔治之具也善為政者罰不避親一以至公所以人心畏服而不敢盡其虛誕之辭也今者私情大勝公道掃如為訟官者

多用請託之言以盖鰥寡之寃姦人倚勢與富多般瞞官失于彼訟于此背其明趍于暗競售譎計僥倖其必得一有執法之吏灼知非理之訟而拘囚報稟斷以正律則為使臺者或以寛縱為仁罔念窮民之無告斷訟之法載在令典而實無行用者一聽姦民之紛訴所以爭奪是崇而詞訟之繁也府史胥徒之職所以備官司之使令而致之於民也古有百畝之田以贍其祿 皇朝官屬莫不有月俸所以人各有養而姦猾之息也今之胥吏内自諸司外至州縣一無口錢而長立官發朝饘暮粥之資冬襦夏葛之計

非侵之民而剝貢使則不可得也乙亥年間各司私
辦之際此輩無所諉藉庶不敢為厲民之計復公辦
之日內吏肆虐于外吏曰人情諸物吾非自食也用
為官員供億之用各司官員知其作弊故縱不禁甚
或沮却可納之物以濟私主人之欲外吏以此肆虐
村氓無所不至而守令莫敢誰何明者尚然暗者當
如何哉此內外胥吏締結根據為蠹為賊重病斯民
而姦猾之徒不勝其紛紜也合以言之人情之弊濫
觴而賦役不勝其繁重代錢之患滋蔓而軍政日以
廢隳賦役難支而農桑之不暇顧軍卒流亡而見户

之猶難保教官不擇而學校索然公道不明而詞訟紛如私辦不行而姦猾滋起究其所以然之本則近来學宮之敎專尚詞華不先道學由科目而拔身者鮮有知其爲國保民之爲急務而惟知損下益上之爲當然利祿薰染之久而喪其良心則梏然墻面變爲可陷可罔之人姦胥猾吏易以騁其詐謀使賦役難均軍政不清詞訟不簡以至流散者衆而居困卒荒生民疾苦未有甚於此時雖使明道爲宰固無措手處雖使眞卿巡遠而作邑决無收拾人心維邉衛本之計矣况孱劣如臣者如不蒙 仁聖之改紀其

政 惕然有爲 君臣相警務以全活 祖宗之赤
子則其何以救塡壑之民而導 若保之誠意以自
比於前代之循吏乎恭惟 聖主至仁如天 如傷
一念動感臣鄰無他嗜好足以妨政害治宜乎民樂
歳豊有以上答乎天意而民愁兵怨天譴神怒菑害
並至積年饑荒馴成抗揑之勢蓋爲比年以來 圖
治之志漸不如初 渴賢之意又懈于前恵鮮之策
非不 允可而例爲有司之所前却巖修之士非不
羅致而 不知今日之盡遺亡訏謨罔攸告而正
論日以爍大本之地已無可救之望枝葉凋瘁雖日

憂嘆益無可為之勢若於斯今 大厲初心思光
前烈數求哲人俾展嘉言 虛心容受 克己從善
使軍弊民瘼靡不畢達而 汲汲為救濟之謀一如
救焚而拯溺因 使內外小大之臣各得展布四體
敷心腹腎腸先 均賦役而不為姦猾之吏所中沮
次 明學教而不為葩藻之習所搖奪使學明德尊
而存心愛物之士接迹而起 播之中外以張 國
家之綱紀以達軍民之咨怨而 同其好惡以盡絜
矩之道又於教民七年之內 不為文法所拘以除
數易之弊則守令得以久於其職吏民有所畏愛庶

幾徭輕政清力本務農而荒疇敗屋自有墾芘之理且於暇日修其孝悌忠信而漸知尊君親上之義則可使制挺以撻倭野人之兵矣何憂乎詞訟之繁何畏乎姦猾之盛乎儁維 天日臣不勝根本之憂敢盡狂言伏願 聖慈特許矜從焉

丙戌封事

臣狂率有病觸世多忤守縣無狀自取顚躓時値畿輔凶歉適又師友道喪時事日非身禍可虞自竄荒山黃鳥是依借屋力耕饑在其中將懼並毋胥塡溝壑乃今 聖上躬化之秋謹庠序之敎申孝悌之義

視　中朝增損學制別設界首提督而不肖之臣誤
蒙是選耕耘多苦專廢溫尋自以昏昏曷能使人昭
昭內顧慙惶不敢就職則菽水之養迫於朝夕思欲
分俸苟養不得不祗掃　聖庭遍誘蒙士以勸三餘
之學追究禮曹事目中當為者作手書布誠于列邑
又思事目外合為者具公牒備申于監司或求粘移
冀以　啓禀定奪訖潛思是舉實係大聖人作為者
逈出於尋常萬萬臣之職任雖不過下州文學而養
人材正風俗以開萬世之太平實是明道先生所願
為者須尊師重道自內而達外尚義去利清源而及

流然後表正影直風行草偃學校之臣抑可以奉不
令之教釐師友之閒尋行數字講事達理十年之後
萬一有螟蛉之化而厥今朝家舉措議勝而殄行絕
無推賢讓能之意縉紳之間學絕而養弄了無興惕
不倍之俗以至三綱不明義利不分入主出奴之徒
方鶩於世遺君後親之說肆行而無忌州縣士人亦
惟利是求欲講立教明倫便謂葩藻之為急纔論白
鹿學規便謂司馬之或緩匹夫之見萬無直遂之期
臣恐不救斯弊則數年之間必有威陵君父戕殺士
林如斧操全忠者作積漸為惡率獸食人而舉世靡

然莫之敢攖也洪水猛獸之患莫逾斯急顧無瞻仰
五雲之期玆因文武重試之日岀鄭俠萬死之力陳
崔寔策外之言切冀 聖明之以身爲教大有以振
勵也臣伏聞道之在人均受同得不以聖豈不以愚
啻有教則無類人可爲堯舜爲君上者須知豫養於
早親賢友善以身爲教則其下化之自有不令而從
者矣唐虞三代之治所以卓冠百王者用是道也降
自叔季此學不明上不知素教而明者歸昏則下有
以欺蔽而讒說易行陳蕃李膺之賢天下知之而圖
危社稷之諂盡殲黨錮諸人司馬光趙汝愚之忠昭

如日星而道學僞學之謗並棄程朱門徒靈帝鴻都之講斗筲皆與焉理宗恨不與朱子同朝而真魏見斥崇儒設教之事只資觀聽之美而所令實反於所好故民斯不從邪議並橫學於盧植鄭康成者（劉先主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言實有所自）雖欲扶持一面而劉繇王朗之論安言計無補於漢亡潼潭之人雖知死君死父而漸中怪論戴雲鶻突之議只促宋滅周武王有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玆數君者由其溺於人之深故卒致喪其國之忽焉究其溺於人之深之故則諒由學不講

而知不明視賢猶讐邪者似忠逐賢寵邪如恐不盈下咈民心上厭天意名災遠寇與亂同事甘以宗器輸之他人而莫之知悔也嗚呼倭人之殆固爲可畏而此學之明尤爲當務之急者乎徂玆東土箕教無徵三韓以降國紀蔑聞所賴以知君臣父子之道越至于今或有忠孝之繼作者四書五經之前至而薛聰禹倬因俗解講明小學家禮之後至而李穡鄭夢周變夷教推闡用延麗季之危急而繼植我朝之綱紀金宗直之設教義士如雲金宏弼鄭汝昌寔倡道學趙光祖之登庸民俗幾變金淨朴祥先進讜議雖

被忌克者媒孽其間而代有善人踣而復起如鄭光弼之力救仁賢柳雲之不撓乎羣小雖見挫折屹然有山岳不拔之氣李彥迪之辨姦獻忠權撥之臨危盡言雖謫遐荒凝然有大臣體貌金安國宋麟壽之分按兩南宣澤敷教而士民迄賴白仁傑安命世之危言直筆砥柱頹波而公議昭垂倘無銷鑠斬伐之禍則濟濟之盛匡輔之美必鄰於文王之以寧矣噫此善人者何負於國家何負於生民而彼讒人者必欲殄絶而不已乎惟其士禍之甚酷故識微之士咸謹於出處成守琛知有己卯之難而隱於城市成運

身遇鴒原之慟而戢於報恩運有詩曰事往嗟何及懷賢淚濕衣波乾龍爛死松倒鶴驚飛地下忘恩人間說是非仰瞻黃道日誰得掩光輝臣詳味此詩作於聖主登臨之日追述其遇禍深戢之故喜其仲雪諸賢之寃其亡也成渾有祭文謹用別紙錄進李滉心傷同氣之被禍而退居禮安林億齡駭見百齡之戕賢而栖遲外服又如徐敬德之遯于花潭金麟厚之絕意名宦曹植李恒之幽棲海隅莫非乙巳之禍有以激之也鄭之雲學於安國而懲其師幾陷大網韜名麴蘖李滉有祭文謹用別紙錄進成悌元親覩宋麟壽之遭慘則婆娑末班恢諧終保李之菡目見安命世之赴市則周遊海島佯狂逃世是皆廊廟大器濟世高材鴻飛

朘弋枯落巖壑自餘名流不還則孥戮京外爲父兄
者教其子弟咸以禮學爲戒良才美質無不斲而小
之朝無讜議權奸肆志並取忠賢親友而撲殺之血
流生靈禍纏　廟社者至於元衡李芑極矣而李樑
者繼芑交煽又將畢害餘人人之云亡邦國幾乎殄
瘁矣何幸天佑東方　明廟晩悟悉召海塞遷人漸
復于朝林居逸民亦多奬叙惟其戕害士林罪關
宗社者則不計戚里屛黜無疑臣謹按　明廟此舉誕明且斷放流娼嫉
椓害之徒以培養善人以遺後嗣大有仁人之功當與周宣漢昭并駕齊驅而啇蹄爲明恐不盡形容
聖德也○一本作臣謹按君子小人之相爲消長也小人之勝君子者不勝其衆惟其君上之明不足以

照奸而其斷不足以勝私也雖其　聖德天開忠邪
惟　先王此擧誕明且斷矣
自辨而李鐸奇大恒朴淳之宣力為多噫桀安不誅
宣帝昌立任文不死憲宗何安試觀華督之殺孔父
而弑殤公梁冀之弑質帝而殺李固姦臣擅國兇焰
可畏手乎八柄口含百職非此勝彼即彼殺此昔在
仁廟賓天之日三臣就戮權撥抗論而見折則元
衡之黨至有攘臂幸禍於賓廳者不啻言論可繼者
駢首就戮而　先王愛子以次受刈忠州己酉之禍
草木皆枯百齡惡謚之加幾滅儒林斬伐之威氣象
如何而中學一會之際合坐畏縮不敢秉筆大恒鐸

淳視性命猶鴻毛惟以安國家定社稷為事抗章排雲而不愛其死蓋大怕悼其父非命臣謹按自古賢臣受害何限惟金淨金湜奇遵之死尤可傷痛臣每見奇遵之跡未嘗不垂涕而拊心也朴淳則父兄師友皆親見士禍者故慨憤有素勠力除姦是豈欲托於沈義謙者乎淳之叔祥力護善人而終身被斥其師友徐敬德林億齡鄭之雲皆以傷弓之鳥見曲木而知避者也勁直之氣夙有家風慷慨之志植立已久矣由其邪黨一散廟謨素定故　代郎龍騰平勃為用賈誼疏策次第陳之時有金鎧以元衡餘黨忌李滉進用陰謀沮抑以間至治鄭澈以渺然末官忘身力爭幸賴　离明旁照罪其媢嫉鎧也既黜則滉有來勢而平仲不知

仲尼臧孫猶抑展禽使東周舜民之機再失其時穆
生中白之徒猶老林壑　聖主在上而民不蒙澤朝
著孤論人或謂黨如李後白之清慎寡慾奇大升之博雅好賢皆是人所難及者而並
指　先朝忠讜之臣數三爲黨則蔽賢之言尤可駭也而李珥壬申之疏逆覩
姦萌隱憂浩歎累數萬言無一字一句不出於愛君
之誠澈則學於奇大升而大非學於李滉珥則親承
謦欬於李滉其時往復之辭相和之詩謹用別紙寫進又慕光祖之殉國
其所製光祖墓誌銘謹用別紙寫進謀猷氣槩有自來矣而精忠激烈
上感　宸衷蒙被器使展布心力澈按江原大均民
役壯師之行供億雖繁極殘之邑賴此保之且其清

名直節肯勤汚世耳甚重之期與同升保合之責又
在朴淳淳之舉耳薦澈乃是相職之當務也耳則以
爲啓沃之際不可無嚴憚自重之士故力拔其友一
人求以置 王左右乃成守琛之子渾也學得於家
傳而又聞李滉餘韻篤信古道閉戶窮經源深發茂
養心寡慾是可以起人主之敬而支大廈之傾者故
寧暴史魚之屍冀異用伯玉之賢淳亦愛之重之厭爲
持平之日枉駕而先之一揖而勉留以紹黃喜之風臣伏
聞 世宗朝招喜法諭曰集賢十八學士以予不聽
其諫而辭退如何如何喜乃親到十八家力勸其趍
朝士以不屈爲善而宰相貴於下賢人之忌之者已
渾之一揖而淳之嘉嘆不亦美乎

有積謗而淳又加敬　經席斷斷之啓終以致斯人爲急務是非淳之所善也擧朝好名之士孰不以用珥渾爲言哉第此二人不量衰末之俗心欲廣譽喻之造門之士一借其賢虛懷待之期與善世乃如揚畏之叛呂而邢恕之害程者寔繁有徒澈有獻可之明先察未形之惡而珥則晩悟乃致君賓之疑是故人之怨澈者入于骨髓初忤金孝元則並其姻家金繼輝目爲西人中忤李潑則幷其執友安敏學指爲攻東求言許篈之惡則擧國喧囂幷指珥渾爲西帥嗚呼唐有牛李之黨者自是相傾相軋均有殿咎固

宜曰之爲黨人矣宋有川洛之黨者只是川朔之人指道學爲黨耳程門豈是樹黨者乎渾之行己一惟持正而好善之量無遠近彼此之間决不以毁譽動其喜怒者也珥之秉鈞平心率物人有一善若己有之言己之過者率置清要若柳成龍金應南李潑之徒何嘗不入于清望哉由其洞見肝肺而一薦不亟則赤幟忽立不肯竪降幡生謀斥逐死加醜詆以至于今根核愈峻譏珥之面者倶黜于外知渾之名者一廢在野上自卿相下至韋布奔迸蒼皇無地容身曷嘗有君子爲政而剥一時忠賢皆使失所哉淳之

勳舊最久在相府當此濁世見廢者宜然宜與留正郊居有年矣弟此數年之間用舍尤錯仕途尤溷尚德之風日喪尚利之徒日進招災速害資澤久殄而一辭居州不在王所君憂民病有司罔以告則一介臣之廢國事如何哉澈之剛直只以一唾潑面之故而積成見鬼之車張弧不脫俾餓于中野人或謂澈疾惡已甚固宜取敗而臣獨目見其惜潑兄弟多般規責冀以回惑而潑也不悔展轉椓害丁謂懷慚必逐寇準矣臣竊聞澈之於潑父仲虎爲玉堂同僚也仲虎嘗以近思錄質問於澈乃始進講潑洁於澈宜執弟子禮而及其顯達乃始凌澈澈有長髯潑乘醉戲拔澈即有詩曰數箇長髯君拉去老夫

風采便蕭條厥後對飲之際澂有悖慢之語澂不飲而唾澂之面即起澂非婁師德其能待乾乎其畜怒
固已久矣漢無汲直則孰制淮南逆謀臣所扼腕而長嘆
者也至如成允諧當代逸民之最尤者也言論風旨
不敢變白作黑至聞時論之變而感慨病重則生不
聞請致申公而死不列於王官韓脩閔純俱以老成
宿儒為珥所重為不附時議坐枯郊埛李俊民安自
裕倜儻奇偉之士一無邪心者而一言珥賢則皆使
杜門私第金繼輝之清直少黨 先朝以來素稱孤
忠而才猷兼備為珥所許則生廢崇班死加惡名具
鳳齡之廉公有威湖西之民皆謂善治而曾過南平

一不問李潑則斥以沈黨至使擯死洪聖民之植立不阿洛下之士咸稱吉人而辛應時之亡一挽相吊并及於珥則地下如逢栗谷老為言時事日乖難黜之於外因坐蘇軾李山甫之忠信可仗舉朝無匹而珥澈有問直達所見不遂時論有所低昂則弘敏一言即退李光況若尹根壽朴漸之徒守正不阿現有前功與忠斥邪明有後效而無不以邪朋邪誣目之李海壽白惟咸清名直氣俱有文風海壽識珥之深而不聽宇顒橫議惟咸信渾之篤而不從惟讓浮沉則一以濁亂駁之又如辛應命之出判寧邊柳拱辰之黜為評事尹滉

金權金瑞生李恒福洪㵢祥尹暹之徒一裝賢耳是渾之口無不排擯不惟達官顯職一廢耆老白首之人而新進揀擇一惟潑𨯁指揮是欲率一世英秀之才而駈之不忠不孝之域也臣竊嘆焉至若楊士奇清謹願忠之人也其詩美人如玉隔三山十載江湖鬓雪班願寄東情明月夜和風吹入玉關下士奇嘗欲一望龍光而不得幸於 拜陵之時以蠻輔之吏雜於衆人觀光者瞻仰 袞冕有感而作 牧民之勞積二十年邊謀遠猷 聖主察之而心服耳善累形於言則再奪通政之加使之齎志而死尹箕杖劍于長興以止金澍之退㥘以堅靈巖城守少知君父之為急者壮必益忠義之氣而恐其直

言人過爲徹所與則終厥身投僻縣一閑言責之路李民覺治民有聲動有去後之思而嘗宰善山見許筠綏赴父病疑其傳語李瑀以及于珥一廢司諫之望則晉山之牧陰囑顯駁并沒李瑀之善安敏學出入珥渾之門奉親居家實有人所難能者但其剛腸疾惡性稟於天凡人有失無不正色規之故人皆憚之筠到尚州臨喪不哀又疑河洛之傳語敏學以及于珥未躋通顯之秩則大興監務民服清儉而至以不孝不友彈之并廢河洛之直徐益之奉使六鎭親受六事之問遍究要害諄諄夢中之語如見塞外

山川大為將士所敬服以此尤悼珥亡疏論柳成龍鄭
汝立者雖似不中實不欺寸心于君父而惡其敢言并
其吏才而廢之金千鎰李恒之門人也行已治民不
負所學秉彝好德之天最所全有者也心知珥善而
一不降辭色於時譽則潭民借寇之願至囑臺官而
沮之又若李義健李希參邊士楨鄭雲龍一種有公
論之徒無不以潑而永棄州縣末官無不坐珥而尋
事奇中臣之知名者如此則臣所不知者何限乃若
宋翼弼雖是祀連之子而到老劬書學邃經明行方
言直足盖父愆珥渾皆作畏友常如諸葛之於法正

且其教誨之際善發人意思感奮自立爲生進者亦克有徒如金長生許雨行義著于京外姜燦鄭曄俱有英秀之才以　祖與言之訓人有成例有賞職以華制言之立賢無方亘古以達今珥之力通庶類其意只在求賢以補闕不是私一翼弼而人多歸咎於珥山海則謂翼弼曰應南之爲濟牧人言由君之囑也君若自珥之死即與絶交則可無此惡潑詰惟讓則又憎其兄弟與澈素厚疑議已短陰囑該官盡慶四朝良籍而枉法還賤至使幾斃杖下而弃子孫七十餘口咸畏安氏執仇破家奔竄無所於歸或云散

丐京外或云船飄海島散丐則七十餘口舉將為溝中之骨矣船飄則七十餘口舉將為水賊之殲矣嗚呼 聖恩如天無物不春至如大辟者亦皆三覆刑之少有疑端必使廣收公議以求生道至有禽犢哀鳴亦軫 聖慮至減酡酪之進區中草木皆有生意而獨此七十餘口迫之死域而無一人愛惜也東海有一寃婦三年大旱今春旱毫未必不由於此豈止薄行喪師一禮元幽囚而已哉嗚呼一珥之亡百物失所者罔有紀極以至怨格蒼穹篤降飢饉畿海湖嶺之民迄為流殍盜賊而謀國者不知為大憂徒取

依阿軟熟巧為身謀是鈞而非珥者金章赤芾不顧
傒人之刺粲粲衣服遍加東人之子斡旋運轉無不
如意是為刑賞之出于天命天討而八柄六典盡由
於 閽斷乎臣恐若此不已則將俱為李樑尹元衡復
讐者轉變為莽操而人莫之抗議也或者以為珥渾
之不絕義謙是非西人之雄乎夫以義謙之少有義
聲人以比於脫脫之忠元暨叅禮曺凡儒先褒謚之
事視諸人加力感慨想慕之意不讓於柳希春其按
湖塞皆欲平民徭而壯藩衛振士氣而敦風俗其志
可尚而通津舊業別無仕宦後營畫之田租賦必為

鄰里先此此則臣所親見也潑則以此人之通書于
慈殿爲咎是事有無外臣之所不知也但思漢庭大
臣當呂后之喪議立齊王劉澤曰呂氏以外家之惡
幾危宗廟今齊王母家駟鈞之惡不在呂産之下如
立齊王則駟鈞猶肆狂戾如虎而冠是復爲呂氏矣
又議立淮南王衆曰淮南雖賢有少母素妬忌其家
最惡亦不可立也周勃曰惟代王仁孝寬厚傳頌天
下而后家薄氏素稱長者謹甚謙和無異韋布遂迎
於代立之夫太上者民之父母生民之始萬福之源
皆係於此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偏任外戚代

各為患元衡用事士民赤族之家無數無乃義謙䠶
覩其禍怵然深傷方議姪姒之選則必求謹厚名家
然後可保百年無患如劉澤周勃之見故深懷傅熹
之憂而無路自達密啓乎　宣仁之聖乎或謂此人
之評議曰激而不知決退是非貪戀權勢者乎是以
古賢進退望於人人也尤見其責人之刻也若以此
言一律當朝之士則孰有不得其職而洒然決退者
乎珥渾素有夙分豈可信飛言而棄之乎雖然義謙
則常顧二人而浮論之起珥則絕迹相訪渾閉一室
只於仕朝之日吊珥之喪乃始脚出門外若此而謂

之門客以殄善行是非欺罔　聖主者乎夫以珥之天分素高長益加勤經綸之學洞究經史孝悌之行通于神明文詞謀慮動越于朝紳易退難進素守確然直截　明主之所獎拔豈待結於戚里乃登要路乎其以奪奉氏之田為咎者臣實昭知其不然也白川臣之祖鄉也臣往尋門譜之際親問厥由於李誠誠之言曰吾於曩日親往打量則奉家立案折受之外多有泥生餘田李璠之折受不為非矣臣的聞其說而見珥於海西適有李潑抵珥書謂於　經席進對乞速招珥時有奉家之訟　天語諄諄曰雖是厥

兄之田盡勸其盡與奉家珥見其書而含淚謂臣曰
兄家之窮汝之所知況生餘地不干於奉家故老兄
倚以資生今有嚴家速訟吾嘗勸兄棄之而不聽奈
何時有李培達在坐受學乃曰洛中友朋明知令兄
被奪曖昧之由相議各出木端買田一區欲與令兄
代耕以資生矣珥謂吾無活兄之力惱貧友亦極未
安而至承 聖諭丁寧措躬無地臣過松京見璠為
言瀓書曲折勸與奉家璠謂吾無立錐之地妻子方
頼斯田以活勸給應受久耕之田此何理也臣以培
達合力買田之言力勸出給嚴後珥之赴 召切勸

其兄并以立案盡與奉氏友朋之力又不貫給甫田以此瑠家失所今方凍餒此則灼然之事而謂奪人田不是誣啓事者以船粟之受為君人一疵則珥之立朝也兄弟孤嫠悉與同爨上下百口常蹭京海以其俸祿田收不能盡資衣食常令家僮樵爨有無至於賣家蕩田然後僅免凍餒而身死之日篋無重衣鄉無沃田清貧之狀舉國稱之曾不受斗米者豈有全受船粟之理乎其謂鄭澈之崇酒嗜色珥不當爲引云者人謂頗中澈病而實不知其心事東方男子自能擺脫於坑塹之辱者李之菡成渾之外更有幾

人哉李布有使酒之謗而出守河東則朝廷不重諸侯輕漢謝安携妓東山而晉朝倚為柱石則指授方略西却强秦從容談笑坐折桓温人之度量不同遭遇亦異阮籍托於沉冥以免鍾會之譖殺而嵇康則身中其害瀫有一兄殞於杖下姊夫桂林削髮而猶誅仕途所遇動輒有鍾會之為者也戚乎戚矣沉冥之托實出於阮籍之計而其按湖南有兄嫂居于順天瀫有少妾隨嫂以居留順天三日日往省嫂還宿于官舍不敢一與厥妾為私語之計是其愼獨之功人不可及者也其遇父母忌日一月斷飲成渾之詩

可驗於斯矣澈之居廬成澤因山僧問其居喪悲慕之狀有詩曰逢僧問安穩少連善居喪渾必不阿其所好矣其均民役三旬止酒其所設酌者惟待賓養老享士之禮而一老不舉則不敢先飲四州之妓未嘗一近而一馱于道路是故神氣精明能管庶事數月之內畢均五十官之徭窮閻篳頭之斂比舊半減賞罰嚴明雖在當路親戚不貸其罪人之蒙澤也譬如猛虎在山而藜藿不採也氷壺自潔赤心奉公人不敢干以私其許國一念炳炳於聽潮之詩壯士行裝一劍知聽潮樓上月明時不報君恩不返國寧為精衛繞南陽康津縣樓題也及長憲府市人皆謂李珥鄭澈二大夫之臨獨無各司橫斂也是

其外有崇嗜之名而內無戕伐之實幹當大事又有
適用之才其與宇顯夢鶴之靜言庸違色厲內荏者
仁元翁瞻之移牲于凶險者潑浩汝立起峯之闚弓
而射師者應溉應泂之世濟其惡者何啻天淵之隔
哉若輩乃以爲潑後已之故淫怒不休襆被宵征或
宿于夢鶴之家或宿于起峯之廬吹毛覓疵假手揑
辭熒惑　主聽變亂國是閱月窮年心迹愈露彼无
實善可紀而此有德人難棄者則成龍稍黠內懃先
退而宇顯李潑尤欲遂其前非遲留都下顧望不休
是則神宗所謂餘人斥之而不去者潑之無識已矣

已矣字顯三經掃地盡矣臣所掩卷而太息者也蓋此數人桀黠者初假儒名爭道李珥爲善類之宗日夕相從延譽厥黨珥亦以爲國事非一手可爲必須衆賢共輔故兼包幷畜不問新舊直元覡子京亦在收録人自以爲不爲銓官則必得南臺自出孝元于外仇敵滿國徐仁元孝元之謀主也柳夢鶴朴謹元爲其腹心尹起莘（一本作李洁）金昌一爲其指使宋應漑應泂許篈李潑鄭汝立金瞻（一本有尹起莘）迭爲爪牙柳成龍頭出頭沒屢爲挾韓之議珥則初却其父行狀之托一忤其意又於 經席應對詳贍成龍深以爲忌以

臨事好謀之言周爰沮毀又言徐仁元之大包藏兇
惡則怒室色市橫加詆罵末言大平館失禮之故則
摭其遠接一事憑公議以攄私憤是由成龍學術不
精妄生猜忌夫以魏公行狀之作於朱子中年晚年
聞見不免有一二處可疑可悔處有南軒潤筆則雖
孝子慈孫不可以諛墓也成龍之含怒不亦非乎天
下之事至簡至易只為庸人撓之故君子有為例多
艱沮若有明良相遇諫行言聽則愛牛制產大小大
事而只發於立談之際通吳撫蜀都是懸度而定之謀
於三聘之初耳有經濟之才已見於出身初載祛弊

除癡之意自具於東湖問答修己爲政之道備述於聖學輯要隨 聖問響應豈是不量其力者哉孔子臨事好謀之教只爲子路之問行三軍而發抑其行行之勇耳非所可施於君臣諮議之間也爲成龍者少有忠慮於國則當以爲君難爲臣不易之意繼發都俞之言將頫交輔可也而自信狹見十年厮啀不亦甚惑乎人有一身應務多端百年講學尚惧寡過之難仁元之學未有時月涵養之功而從事乎論人長短責己不厚而責人苛刻臧否乖於實踐好惡出於炎涼厥弟禮元之潛奸將妾成耳婢妾也耳以此故至於嫁與他人

乃是武人所尤忌故停擧有年仁元每於武官之門晨候乞解及爲出身至圖將薦暨入金吾贖官留洛百計圖脫韓脩年德乃是洛中先輩所敬畏而深知仁元肺肝則必肆陰害以及其族而毁之朴淳淸德乃是朝野士民之所倚重而方爲東國之綱則必謀排擠以及素交而陷之力折朝紳威陵君父而南通李潑鄭汝立北制成渾閔純則雖謂之包藏兇惡可也而成龍則好而不知其惡焉孟僖子之爲介于魯君應對諸侯趾不能相儀講學於能禮者及其將死使其二子學禮於孔子　華使之來成龍爲擯相則奉

至尊不由御門乃其大錯也夾帷移幕之際珥謂
幸應時曰吾嘗謂柳善於治事今相大禮何其顚倒
乎應時指成龍依幕勸其低聲珥則厲聲曰知之何
害出幕而言之是則君子之所用心也而成龍則挾
憾伺隙而掎角之幸吐私憤至於喜動厥友其心之
不正實由其學之背馳故責沈之文迄不聞誦味宿
君命于妾家者至於四日此則李壂之所深耻而成
龍爲之其與孟僖子一何相遠之甚乎孟子曰生於
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政指此等人也
大抵人臣之當國任怨必有不吉之人隨後詆訾陶

係蓋臣尚訏謨翼張浚忠勞人謂跋扈惟　明主洞
照情僞雖小臣微冤罔有不察可也況於大臣乎珥
有眩暈之病乃是國人之所知也承　召猝作不能
即趍政院而論以驕蹇罔上攙挩孔亟出車事急懲
乙卯奪馬之患憂甘泉烽火之急區畫調發而啓之
乃是事勢之當然而論以尊檀國柄期使一日執退
是何心哉甲戌之歲錡爲禮郎与臣朝天之際適有李珥東湖問答朋輩至於臨別傳誦錡
曰國事不可妄爲又於燕京每發遲作銓郎之言盖其忌賢躁進之心藏蓄已久而爲有尊尚李滉之言
誤信其有志歸譽于同志及有投疏去珥之計乃覺其包藏禍心之已久不明之罪臣實有之是其鍾會
王衍合爲一人者也人之不可棄者糟糠之妻而受父命娶妻不能正身率之至於反目而黜之薄於所

厚而能親其上者未之有也乃以賊賢蠹國之人遍謗江右後生以求利捷經臣傷痛焉而澂與
宇顒不察其故惟信萋斐之言斷為吁咈之啓嗚呼
逢蒙殺羿人所均惡讒人罔極國步斯頻師友道喪
莫甚於斯今豈意澂詰汝立起莘四人者最敬珥渾
初若太山北斗至於朝夕叅候而一薦不亟反若豺
虎毒藥起莘則日毀于卿相之門又與金昌一迭下
嶺南遍聞于名流必務去之然後快於其心自古以
來曷嘗有害師反道而能愛其君者乎臣與宇顒為
同年出身而同為中學典籍汝立其時訓導也喜其
同登珥渾之門揀誨儒生之約甫定而遷官自此而

後常擬為善人又與潑洁交契尤深者只為篤信珥
渾而已及夫浮議崢嶸潑也向臣累言厲澈之非臣
既目見澈事無愧神明不能苟從乃又疏論其珥迹
孤危為養親求寧報恩崔永慶朝過而詈珥金宇顒
夕至而嘲珥臣始疑之謂永慶林下無求之人而宇
顒進退端方之士也其所議詞必有所自及於三司
交攻 天樞震搖河洛讜論久稽于政院成渾直言
人指為私護許篈極賢之疏則世不怪其欺罔 君
父乃知細人情狀綢繆糾結必欲使氷為炭而指鹿
為馬倘非 天日之明旁燭魍魎則南袞所為必出

於此輩而魚肉忠賢世不之惜矣臣於是盡然傷心
抵書于李潑俾於居憂欒棘心無外慕之日深惟遂
初之是而再思朋亡之戒潑有答書曰何不觀於柳
襄陽之遠取乎字顯時按湖南其往復之書亦以應
瑞外注為咎應瑞者夢鶴之字而時出襄陽人多以
成渾為嫉善而臣則素知夢鶴之為不忠也夢鶴之
為臺官也欲論尹毅中貪邪之狀毅中使謂潑母曰
潑也與夢鶴交厚今茲駁議必潑所為吾欲先妹下
鄉潑毋招潑責之對案不食潑往言厥故夢鶴為停
厥議夫獸有獬豸草有指佞 聖主以夢鶴為善士

擢居言職所當不顧前後力言大貪至姦之狀以報
君親酬知已可也乃怵於名途瞻前顧後使湖南大
猾迄保崇班泄也以此謂夢鶴如孔子反取一時清
節之士一網打盡南臺之罷專為此等人也泄之此
舉莫非為毅中作地為已兄弟作地耳其心誠在於
社稷乎其意誠在於補闕乎臣猶戀泄為舊交不忍
即絶衡寒南走反覆指陳冀以回感悲辞苦語懇懇
不已嗟哉我与君皆甲辰掛雲南北不同鄰最憂曾子無聞歲復惜蘧卿寡過春一眼初從賢否定百
年終信是非真可憐生也為丈仲寧學堯夫頹養親臣詩最拙事開交際僧易佈達而厭兄弟
蓄怒之意勃勃不休猶以成渾為非而汝立為是多

寡

者為士林而過之者為不肖撐眉努眼必孚羸豕之蹢躅臣乃三書絶交慨然久之今過州府請與相見臣謝病不往又以二詩絶之嗚呼不稽古事其可以別人是非乎西漢之末詔舉可為大司馬者孔光等薦王莽何武薦公孫祿祿薦何武夫以逢萌浮海梅福掛冠之秋上書頌莽者。舉國靡然至於乃心王室者只有武祿二人其交章互薦乃是不期之勢而擢莽為大司馬則乃以交相稱譽并罷二人既去二人則莽漢為新惟莽所為耳孰古御今則珥之薦瀓而渾之救珥果為私心乎靡然頹波若果為君子乎砥柱

橫流者果爲小人乎所謂士林者學有所傳行脩于家鄉里敬其孝友丘民賴其休澤口不言善而人自不忘者是耳豈可以憧憧往來煦煦孑孑窃勺水以自多懷利祿以相趨借小廉曲謹之人以圖蓋臣者而強名之謂士林乎必以多寡爲勝負而一惡異議之作則曹氏之代漢不宜有孔融之正色秦檜之擅宋不宜有趙鼎之強魂君父何罪孤立無救而受其淩暴乎其以久仕留洛一無獻爲責之成渾者尤爲無理曾謬公之世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日甚夫以山野獨行之士幸被 聖眷遲留

踴涼而羣譏衆起自門墻交臂降叛出於同盟跖笑蹻為廉隨夷為溷方正倒置群枉得志郎僚之議一惟新進浮薄之為賢而觸手生梗莫敢誰何則陽城痛哭施之何地杜甫憂時救房琯斯已雖以古賢處之惟狼狽出関而已展布一膓此其時乎其以海西人獻疏為聽渾囑而用翼弼假製者尤甚無謂李珥躬行之實尤著於海曲人之觀感者或有投戈而學道者慎終追遠之家不勝其衆成章達理之士不下於文獻舊徒喪師三霜追慕不已至於立祠象賢而并享其師之所尊慕者朱子趙光祖李滉李珥其聞誣善有章

射師有人則其忠肝義膽固有不約而同憤者必欲逕渡洛河直籲于 天閽耳豈待左迤坡東成渾之家右迴江濆宋翼弼之家聽人囑而借人手哉况又歷覆履險之餘洛俗尤薄昔之矩步者多有更名他師以圖進取者渾之西還杜門却掃淡無營為并厥考鄉賢之祠鄉人及學徒有志者合力鳩材欲為守琛賢德立祠祭之李滉有碣銘李珥有行狀臣謹用別紙寫進垂立而中止其視汝立盜名殖利廣從僧徒創起三處書院強誘湖界之士期使背珥而從我者不啻龍猪之別而臣竊謂立心以忠信不欺為主本乃小學第一工夫汝立意於名實不止誣其師友仰欺 天日而近邑守宰一有所忤則輒為飛言陰中若此者果可敵人而風俗歸厚乎激也

自多附己其以承　召迓回必見仁元於扶餘極意
陷害忠良者目之為賢而不知其非乃若吳健憂國
之士則一往見妹是亦人情而必論枉駟之罪國家
綱紀一何前後不同耶此輩之說曰論人得失亦是
格物窮理之一端嗚呼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
直此輩則素無積講實踐之力而徒仰人鼻息以毀
躬行君子至以三軍萬姓之所同賢者仰詆　天日
而無所忌憚其以詖淫邪遁之辭馳騖一世以空人
國而不致亂亡者自古無之昔人有論王弼何晏之
罪甚於桀紂以其迷衆而貽患乎歷代也臣亦以為

許篈鄭汝立徐沂元尹起莘之簧鼓一國反道欺明之罪甚於王何也不早絶之臣竊惧一葉褊小之國壞於此輩之手而君親大義人莫有倡之也臣於斯世所師事者三人李之菡成渾李珥也右三人者學問所就雖各不同其淸心寡欲至行範世則同臣嘗欲彷彿其萬一而不得及荷提督之任不諒孱才拙見欲以是三人之教臣者遍誘良士而許鄭徐尹之說盛行於江湖之間損賢者之志而益不肖之過者爲無窮今聞臣是珥渾之徒達官則或欲割席而挾書者類多叛走至有詬罵無狀之言四面而起緣臣無状辱

及於師友臣實反顧慙恧而竊為 聖主痛惜也古之明王好善而忘勢盡君師之道尚德尊賢以建民極使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不使詖言邪說間於其間故先輩奮庸後輩繼作股肱不乏百職惟熙致治當年垂裕無窮 聖主之典學修身慕道求賢以圖民康者二十年於此矣才不借於異代又有臣前所稱數君子者承昔人餘風賴 祖宗休澤懋有實德老而逝者雖不及致幸而存者亦既畢至若自頃歲任賢勿貳 君臣相警勉由固行克己治人實用其力則一年工夫必益於一年 聖德之升今可

以如日中天矣風行草上寧有不偃之物庶見反側之徒亦既革面爲善賢賢長長之心油然自出矣乃有日宣三六德之人分布內外血誠匡庇上有道揆下有法守則敎可以明政可以平徭可以輕刑可以淸化可以成年可以登民可以寧矣豈至如今會糊偏黨派派勢勢前有讒賊而不省後有姦盜而不察民愁兵愆天怒災興久旱旱霜焦禾殺穀地震風雹人畜俱傷年荒而猶責重稅歲饑而不息積徭扶老携幼散丐四方者舉將爲凍餒之莩哉不惟是也民風俗習日歸薄惡爭恨小故殺人如麻子而殺父者

有之妻而殺夫者有之民而謀主者有之三綱之中
僅僅不絶者惟君臣大分而猜賢罔上人不爲非毋
命求言寂無諫聲李氏家政莫敢明指則臣竊以爲
君臣之分亦幾乎絶也臣嘗仰屋興嘆竊思其故諒
由 殿下有爲之志觸事易懈緝熙之學未能純一
如文王宗孟邪說鉗了一世人口仗馬之戒日至而
道州之鑑不遠人懷疑畏莫敢發言也謂無言者而
靡靡恷恷又積數年則臣竊懼 殿下國事無復可
爲也嗚呼道不遠求政當率初伊尹告于太甲曰君
罔以辯言亂舊政宋仁宗誤信賈昌朝陰主王拱辰

之說出杜衍罷范富韓琦歐陽脩之疏亦不念聽朝
政不清者十年歲惡民流邊警累作辯言亂政之害
斯可驗矣然猶罷出羣賢宣力於外不至邈然廢棄
故所往政舉民不捐瘠至於晩政迭用富韓然後守
内寧謐者七年是皆初政所用應時之賢也中若不
廢則宋室豈至於不競哉臣竊仰惟　殿下不殺之
威庶幾乎仁宗禮貌賢士亦近於仁宗只為東土人
物不及宋朝十分之一又以此少遺才悉廢于溝壑
則八道窮民何以蒙澤他日愛下之選亦何由副民
之望乎李之菡有言曰東民幸有生理　主上好生

一作善相淳清白何大夫求與嘗之賂不敢到京師仕途之清是蓋民蘇之日也及乎浮議崢嶸台躔屢搖之菡又嘆曰東國蓋臣只有朴淳而亦不使安於朝廷淳若去國則朝廷危矣至于今日其言大驗或以奪人臧獲病其晚節是則決無之事也當淳兵判之日曺人有貿木投門者一本有其數幾至數十疋淳問其故人十二字曰軍士贖木例分于司貞之宅故來納也淳即呵使去之厥後李珥為判書言於同僚曰國家深憂戰士衣寒司贍之木亦既畢輸而猶多未須處若此曺中所分之木合輸于北邊則可衣一陣寒卒同僚敬而從之曺人稱

之曰朴相李相不取則一揆云是淳不汙而珥不适
處也臣又見珥在海西摭取真西山政經中守令當
為之規與其方伯李海壽講而試之及為大憲之日
因政經為戒書酌古通今使可易行分曉于八道牧
守中有志者粘壁觀之最有所益一本有是又珥之不适處也八字今
其人雖亡其友尚存八道帥守均有西山之責者也若
令其友之可舉其政者試曉于一道次及他方使遠
近令尹俱有惻怛愛民之心并取鄭澈兩道均役之
規 命行于他道則凋轍喚喝者庶幾一日小蘇矣
然所以致此之本惟在於 聖主之身 聖主亦宜

自謂所以淸化原革流弊者曰乾夕惕仰體天行之
健察倫明物俯思人道之近深惟股肱惟人之訓兼
懷日月愈邁之憂務得良臣寤寐求之昔者所進今
不得遁藏擧爾所知引爾所不知忠厚直諒之士次
第收召期與訏謨定命遠猷辰告翕受敷施行著習
察則誠身之敎自形於外八荒四闥惟吾所令子夏
曰舜擧皐陶不仁者遠湯擧伊尹不仁者遠蓋人皆
化而爲仁不見有不仁之迹也書傳有之曰君子在
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君子在位而天降
咎民不保者未之有也第此所云實係 殿下家事

而宰相之責臣不敢索言矣請言臣職之當為也臣伏聞拱把桐梓在乎早培青雲佳士起于草廬今養人材乃是他日之棟樑而所以養之之具有四不備一曰教導之非人也臣伏見廣文注擬之事銓曹不能盡察一付書吏之手視其地膏瘠為賂物多小及到其任惟事哺啜不知勸講之為何事此窮生之所以被剝而士風之所以不美也李珥為政曺申舉鄉選之規俾舉有學行者諸道固不可多得矣湖南為人材府庫兼有親承先進之教者不無一行可取一經可誨者臣在鄭澈幕下相與盡心推訪允得五十

餘人意謂以此分教湖南則雖未盡善盖無曠校者
而後聞諸道之選頗多後至雖間有冒濫者視前日
付吏之手則多有得人處中有朴濟爲人與鄭澈相
厚恐言東人之過寮囑臺官并廢諸道公選自是之
後許多教人之官還復賂吏之規目今赴任者鮮有
不謁於銓吏而不由乎請托者若此而望其士氣之
振奮不亦左乎謂宜還選文行俱備者隨缺補之文
士南行中罷散而窮居者擇其知書識理者一皆付
批則廣文之任人必加敬而聽其教者亦必矜奮矣
　中朝書院各有山長以教後生兩南則多有書院

因俗開導之無妨而不悅者多欲毁之一邑僧寺或以十數而不論至於吾儒講道之所不幸僅有者而必欲廢之已有朱子之嘆矣臣之所管公州有孔巖精舍舒川有鳴谷精舍孔巖則有良人徐起者曾學於李仲彪（己卯乙巳之後洛下之人一無以小學勸士者而仲彪杜門教誨學徒衆多有朴應男朴漸庶孽金謹恭）學博而行全傍人就學者或中生進多有易教之士而鳴谷則別無主張之師頃歲臣嘗一過多見其開爽可教者而今此遍講一無大進益者臣意以爲宋翼弼及其不死於溝壑水賊納臣資級以與安氏贖其身貰其罪使道人漁子遍招于邦域倘

其至也則以爲鳴谷山長因其才而善導之則厥有成效必勝於愚臣之十年提督矣或者又謂翰弼之狂多有妄發前日之疏不宜自達於聖聽翼弼之教弟不亦誤乎臣則以爲麥丘邑人祝齊桓公曰願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斵輪之匠徃上桓公之堂譏其讀聖人糟粕古之英主察於微言故能有成就翰弼讀書三十年稍有識見其上疏或切聖主受用則其言雖過其意實出於麥丘斵輪之誠告聖主優容已爲美德矣况翼弼時在鄉家翰弼封疏之後乃送其草翼弼雖欲止之得乎○一本有或者以爲翼弼既已還賤則當倚首聽命於安家而不當遠走云臣竊痛之孟子曰瞽瞍殺人則舜必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矣安家子孫痛先祖非命傳者或云欲殺一入以祭于先祖翼弼兄弟皆有月友于之行豈忍見白髮之兄才華之弟坐受滛刑而就戮乎相隨浮海理之必至也百九字

二曰激勵之無方也臣竊聞東漢之朝表著嚴光之節故聞風興起者有黃憲郭

恭躬修樂善激昂後進名流代作朝廷專擅者或簡篡逆之心而草野危言金石其剛故雖以曹操之桀頤而必殺孔融猶畏餘論令其子代漢而身托於周文我朝 祖宗以來嘉奬吉再追爵鄭夢周暨乎聖明追謚金宏弼鄭汝昌趙光祖李彥迪其於徐敬德曹植成運朴薰莫不致祭而嘉奬所以激勵儒林者至矣獨於李之菡高世之行未有所及僻縣蒙士何以奬進之菡爲人天質奇偉孝友絶倫聞兄之蕃病在洛中步自保寧不憚其勞謂兄有師道服其喪三年樂善好義出於天性聞有一行者則輕千里而見之安命

世之死追悼平生曹植隱淪神交篤好成渾李珥最所敬重鄭澈強直雅言稱之尤好奬誨後生李山甫之孝友忠信朴春茂之恬靜有守俱有所自至如徐起下賤之人貧不力學不愛其財資以成就晚應徵辟出守二縣薄奉厚下祛弊賑窮皆立宏遠之規東姦御吏不惡而嚴一境稱其神明常愼一物失所志伊尹之所志也不以一毫自浼實東方之伯夷也又於縣學欲兼文武之才以備邦國之用謀猷材調隱然有孔孟風度不幸病死牙山之民無少長如喪父母攔街號哭爭奠雞酒其佯狂自晦所以避禍而見

試於明時非全遯世也若依曹植朴薰例　贈之爵
而賜之祭以敦薄俗以立懦夫則人知實行之為可
尚觀瞻感化不自知其日進事親從兄必有可觀而
亦可推以事君矣三曰禁防之無術也明道先生論
選士之制先訪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次求篤信好
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俾其朝夕相與
講明正學擇其學明德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敎
天下之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敎自小學
洒掃應對以上至於窮理盡性擇善修身至於化成
天下自鄉人可至於聖人之道擇士入學縣升之州

州賓興於大學大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
朝凢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耻禮
讓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朱子讀此未嘗不慨然發
歎以後世養士無是具也我　朝賢良明經等科纔
設於趙光祖立朝之日而旋廢不行并其中科者陷
于罪網厥後用人之路只倚科擧一事而初講小學
乃見監試後設圓點滿數赴擧意非不美事非不密
而懈意易生奉行無人小學文字之出至有不知綱
領者圓點百日之籍實多不識庠門者是以巧僞易
生人懷僥倖莫非親就　聖宫俯仰餘音純明經籍

曉達世故以應有司之求而惟謹抄科文善於剽竊
以為干祿之經至有身居京洛而歸秋塲下鄉抑有
子不知書而稱相避換道以應蔡人之不習戴記者
其甚姦黠者豫約外人交通塲卒出題製納以購試
官之目致使未解六甲者或中司馬不識三事者搴
騰別舉一有飄風之得不計穿窬之恥不惟驕人於
白日方將媢賢於明時郎舍無許邕孰不署于出身
文字學士有劉儀已先賀其潤屋階梯不聞王曾志
不在於温飽或見劉蕡終抱屈於蓬蓽欺君罔上積
漸於此耗蠹滋與生靈愈困嗚呼宰相臺諫悉由於

此百職帥守亦由於此而豫養無策禁防隨壞是以李珥有憂之嘗於石潭書室不許人持科文抄集惟以小學近思録先奬誨之次及四書五經經學不明文理不達者不許赴擧臣既冐受提督之任請以先賢之說申擧學校規制并嚴科擧事目惟使童蒙八歲以上者聽教于學長業儒私自讀書之類一切革罷悉付于鄉校分齋別類因材廣誘凡州縣有書院處廣訪文行著聞不急名利者報監司辟為山長擇諸生中文理已達不煩教誨者使其靜居肄業鄉校有四房者東一房曰進德齋取安定所擇疏通有器局者使簪子秀民中向善有恒日就月將之人及恥言人過失潛修默養者氣岸巍磊可為遠器者居之西一房曰修業齋取安定所教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

水利筭數使弁雖衰邁而能執俎豆者允民俊秀而能治一事者小知人倫而可讀武經小學奮其膂力以敵王所愾者能解出賦而出賦治田不惑於姦胥者能曉針藥而活人性命者居之東二房曰衛道齋取孟子所稱閑先聖之道之訓朱子所名志道齋之義允於事親之際能盡誠敬奠祭以禮不惑於僧巫邪說者外敬長上謙恭自牧者景仰先聖日欲祗謁謹掃學道希賢曰已可能者居之西二房曰養正齋取大易蒙以養正聖功之義取十三四歲聽敏易曉堅苦篤志者居之

日有課程先敎尚實學次及四書子集篤講不懈俟其有成然後臨場製述依朱子三八日出題四九日考試之規不尚文體卑弱惟取辭意剴切者奬誨成就激作有方幼學而不通四書作詩賦無倫理者不許觀光于監試生進而不通近思録經史為文章不以理勝者不許

員入于東堂別試鄉人之求入于館學者不於提督
畢講小學四書者亦不許員入幸中初試求為訓導
取才之類并聽經提督面講允于都目之移于入門
官隷省之申于吏禮曹之際必有提督因守令署押
然後許試許講且使處州之人不敢貫於開封戶籍
謝還之輩不規利於蔡州決科則借作代講之弊可
以永革濫入罷榜之患亦可永絕而場屋不溷科舉
肅清庠序皆為樂遊之地讀書應舉者亦必有吉人
矣四曰輔翼之非宜蓋自盤盂几杖之銘豫養者不
傳而德行道藝之教世忽而不講所以匡直輔翼之

具只有先賢學規朱子之知南康有白鹿學規其與魏應仲書又有十訓後世百年人多向慕者以其親炙者面命而覿德之至近也今之學校雖或以此懸之楣間而有司所取者惟先詩賦故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最名俊秀者惟詞章是尚訓詁是力無一人仰惟揭示之方以求警心而飭身也是不啻利欲之薰心實由聞風之邈遠也李珥之卓行格論固有以聳動當世而雅歌常言動有學朱之願故其於石潭精舍推衍洞規十訓之意別為約束以訓來士士多興起而所著擊蒙要訣又便於訓蒙以正開俗以

禮其所纂集聖學輯要備著修己正家爲政之道綱
領節目燦然有序臣於昔年嘗一過目而未能得一
本自隨只以書室約束擊蒙要訣試教鄉族童稚由
是而入于小學家禮由是而入于近思録四書甚易
且近今於提督之方亦欲先教蒙士以示入道門戶
則耳目所聞見警責者必深而仁元汝立邪詖之說
錮人耳目眞儒的確之論將無以牖人臣愚切願以
此約束　命布于各校又以擊蒙要訣聖學輯要印
頒于界首官時有有志之士展讀而服膺則同有是
心者或出於窮鄉人知致澤君民之事亦可展布於

斯今矣抑臣於此尤有所感焉司馬光所進資治通
鑑一部所論尤致意於忠邪之辨蔡卞使其徒薛昂
乞毁其板陳了翁以神宗所製御序之事出策於塲
屋卞乃令學中置板高閣輯要所論起自立志收斂
以極于立紀綱安民裒聚古今聖賢之訓類會門別
言言致意段段提醒必欲人主反觀而自省須知堯
舜之道可行於今日其要言切務當求之大學近思
録之後而不可以等閑文集看者也孫忠敏日必蒙
聖主之鑑照矣夢於用賢取善兩章之間深明君
子小人似是而非之狀則近日極口詆謗者切懼銷

極於他日倘蒙 聖主一揮宸翰略叙不可壞之意
用以傳示文字如神宗之於司馬尊名之謚且 命
同志議進用表于坡東丘土則陸宣公章奏不論於
世而大明之下爝火自熄矣臣以草野孤蹤累陳狂
言自知僭越罪在不赦而幸蒙 聖主天覆海涵之
量迄不加誅感激之深謹採衛論巷議之切於 聖
聽者略一控達而青燈展書頗有食芹之義願畢有
所陳焉臣伏見朱子大全一書之訓何莫非切於君
臣上下者而諸賢行状數卷中備叙當時君子見抑
於小人之状糾紛前後之事最明且備興衰治亂悉

分於此　聖主一覽當爲長太息者也顧於　清燕
之暇特取而披閱則今之朝廷卽宋之朝廷而君子
小人之極當不逃於　睿鑑之下矣臣於斯世所望
者惟廣文冷料以分養繼母而已東西二字實不關
於臣身只爲渟滀珥渾之心迹皎如日星萬無偏黨
之理而俗見易惑邪議繽紛師友道絶君臣義喪士
不可敎民不可保悼亡駭存瀝血盡言觸冒權貴指
斥時譽宋麟壽絶邑而被害李天啓論邑而斥死臣
命孤危自此益甚不有國武之見殺定被元定之遠
竄矣但一身甚小而一國至大泛交可悔而　君師

義重反覆陳辭願脫珥渾之流於西序而推其教與人共之臣伏願 聖明一言破之以昭白日於中天焉 聖主倘不以臣言為然則願召害珥之徒 親給天章之札俾陳時務之急果其懿德峻行為衆所服忠言嘉謨日出不窮實有匡 主德而庇斯民者絶勝珥渾則臣請結舌枯死于溝壑而無恨也孤奮激中言不知裁惟 聖主留神裁幸焉并取四條所論而 命議行之以幸一方之士也臣不勝激切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封章後待 命十日而留中不下又以一疏辭朝兼陳東人締結之狀

答曰爾之封章久矣近日以來予心緒不寧未暇披閱未即發落狀或歸任所或留待任爾意為之 答曰因求言陳疏之誠良用可嘉下該司回啓

重峯先生集卷四 終